

六月霜

[清] 静观子 著

《六月霜》十二回，清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四月上海改良小说社刊本。作者静观子，除本书外，还著有小说《秘密自由》、《温柔乡》、《还魂草》等，为清末民初小说作家。作者写此小说前，先有嬴宗季女所著十四出演秋瑾烈士殉难事的传奇，出版于光绪年间，并附有吴芝英《秋女士传》、《纪秋女士遗事》，后附《秋女士遗文》一卷，收诗文若干篇。静观子的这部小说就是根据传奇写成的。书名《六月霜》，一是因秋瑾就义于光绪三十三年农历六月六日，寄托悼念之情；二是据关汉卿著名杂剧《窦娥冤》中有“六月飞霜因邹衍”的唱词，其中含一个历史典故：相传战国时，燕惠王有一个忠臣名叫邹衍，被人进谗言诬陷而判了刑，关押在监狱中，当时是六月时节，盛夏溽暑，闷热难当，可是由于邹衍的冤愤极端难忍，痛感心寒意冷，乃在狱中仰面向天发出冤叹之声，结果竟然使天气也突然变冷，意外地下了霜，后人遂以“六月飞霜”表示冤狱。作者以改良主义立场来反映革命英雄秋瑾的生平事迹，对其激烈的革命行为不理解，因而对其献身革命事业的感人事迹略而不写，将她的思想言行限制在“家庭革命”的范畴，未能充分写出秋女士非同一般女性的剑湖女侠本色。但作为小说人物，书中的秋瑾形象还写得比较成功。强调一个“冤”字，故作品思想内容有两个重点，一是塑造一个从事“家庭革命”的女子社会活动家形象，二是谴责社会政治的黑暗，兼具传记小说和谴责小说的因素，宣扬的是改良主义，故对革命党人成见颇深，思想局限性也十分明显，对历史人物秋瑾也有相当程度的歪曲。虽为章回体，但也具近代小说的一些艺术特征，如叙事角度、情节构思、语言风格等。总之，虽有微瑕，终不失为近代小说史上一部上乘之作。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 一 回 | 破岑寂夫人吟旧句 | 起风潮女士阅新闻 |
| 第 二 回 | 哀同志梦遇热心人 | 伸公论手编女士传 |
| 第 三 回 | 富太守诡计联新党 | 秋监督热心施教育 |
| 第 四 回 | 围困学堂标统逞勇 | 强奸民妇兵士施威 |
| 第 五 回 | 诸标统纵兵大搜掠 | 富太守信口说雌黄 |
| 第 六 回 | 问口供太守惊暴病 | 定案情女士勉书秋 |
| 第 七 回 | 谈异事绅衿讥褚钩 | 说前因女士谏夫君 |
| 第 八 回 | 将差就错顽宦休妻 | 兔死狐悲囚牢赠钞 |
| 第 九 回 | 自由女陶然初惜别 | 失父儿外舍暂相依 |
| 第 十 回 | 热心求学独走重洋 | 豪气惊人双跑电木 |

第十一回 酒酣耳热慷慨悲歌 沥血披忱殷勤劝告

第十二回 府示安民一时掩耳 墓门勒石千载留名

第一回 破岑寂夫人吟旧句 起风潮女士阅新闻

“咦！这几日报馆里头，不知又有了什么希奇的新闻登在上头，报纸的销场竟比往日好上十倍了。我今早才从报馆里取了报纸出来，一路行走，就有许多人来要和我买。我回他们道：‘我的报纸，是人家常包的，不单买的。’那些人竟不等我说完，你一张，我一张，强抢似的，一抢光了。我只得仍回到报馆里头，再去领了几百份。看看時計上的针儿，已指到了九点五十八分了，迟了迟了，快去送去罢！”这个人自言自语，急急忙忙的，把各种报纸一份一份挨户的送去。直到太阳将要当顶了，才到了张家渡。又从袋里抽出两种《神州报》、《时报》向万绿草堂送去。

刚走到万绿草堂的门首，恰巧有一个老妈妈，提了一只竹篮，在那边柳树底下走将过来。被这人一眼看见，认得他就是里头雇佣的老妈子，就在树阴底下立定了脚，不走进去了。等那老妈妈走到门前，才说道：“老妈妈，我将这两份报纸，托你带了进去罢。”说罢，将报送与老妈子，又谢了一声，飞也似的去了。那老妈妈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为什么这时候才送来？我们奶奶才问着呢。”自言自语的，提了竹篮，拿了报纸，穿花渡柳，直向个水阁里头送将进去。

刚踏上竹桥，只听得好一腔娇细的声音，在这水阁里头低吟道：

沿壁幽花无数开，朱藤绕屋荫苍苔。

虚窗梦醒月初坠，一片橹声带雨来。

看官，你道吟诗的是谁？原来就是这万绿草堂中的主人，越兰石女士。在那里静坐无聊，把丈夫的书作推敲呢。那老妈妈是素来听惯的，故也并不在意。踏上阶沿，拏起垂花湘帘，慢步走将进去，说道：“奶奶，报纸来了。”女士闻言，却便止住吟声，把报纸接来，放在沿窗的写字台上细看。那老妈妈便干他的正事去了。

好一个学问充足、好整以暇的兰石女士，把这报纸正逐张逐张的看去。谁知看未片时，忽然间神色大变，嘴里喊了“阿呀”一声，直立的立将起来。看官试猜一猜，他看见了什么，才致如此的惊怪呢？原来那浙江绍兴府里，出了一件极野蛮极黑暗的奇狱，这受冤的正身，却巧是他曾经认识过的一个热心女士。莫怪他当时见了，禁不住要大吃一惊。

且说越女士立了起来，两眼直瞪瞪的，呆了良久良久，方才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莫是我眼花看错了么？”便重又坐下，将报纸拿在手中，又细细的看去。看了片时，把头摇了两摇，眼圈儿一红，不禁扑簌簌滚下了几点泪珠，长

叹一声的说道：“咳，他竟杀了！咳，他竟无缘无故的被人诬陷死了！咳，可惜呀可惜，好一个热心热血的开通女子，竟遭这般的结果！咳，这是怎么说起呀！”一头叹气，那泪珠儿更似断了线的珍珠似的，扑扑簌簌滴个不住。

看官，大凡一个人自己是有学问有才情的，他见了别人的有才学，一定是欢喜得了不得的。就使宗旨不同，性情有些两样，但为了这才学的一层，总不免有些惺惺惜惺惺，要引起怜才爱才的心肠。况且彼此都是女子，更是难得，自然格外要怜惜起来了。现在这位越女士，是一个饱学的女子，又兼开通得很。莫说巾帼中少有，就是那差不多的读书人，也比不上他呢。从前他看见了我中国国势日衰，人民懦弱，被那东西各国，渐渐的一步紧一步，一层逼一层的欺将上来，眼见得祖国将有陆沉的祸了。因想到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虽是个女子，然也是四百兆中的一份子，也应该替国家出一点力，担一份责任，才不枉我这一生。他抱着这一付热肠，已有多多年。

后来渐渐的欧风输入，我中国政府受了甲午、庚子的几番大辱，也就知道自强必先变法。所以便下了一道停科举兴学堂的旨意下来，着各省各府，都要开办学堂，普及教育。自从这道上谕发了下来，那些开通的地方，就有许多热心志士同开通的官长，便筹经费，聘教习，招学生，成立了好几所高等、中等、初等学堂起来。男学堂既兴了，那女界也便接踵而起，兴办了几所女学。这位越女士，抱负有素，得了这个消息，自然快活得了不得。便投身出来，担负了几处国文教习的责任，尽心竭力的教导起来。

无奈我中国的旧俗，实在顽固到极点。男人读书，尚且为名的多，务实的少，何况是个女学。虽有多少聪明有志的女子，也都埋没在家庭专制的范围里头，不能自由向学。所以这位越女士，虽然厕身在女学界中，当了多年的教习，然而要想找几个有真热心、有大志愿、有真学问，和自己差不多的那样人，那晓得竟寥若晨星，一个也找不出来。惟有这位受冤的女士，也是很有才情，很具热心的。所以那年见面之后，越女士便知他不是个庸庸碌碌的人物，便有些赏识他。后来虽然嫌他性子太激烈，宗旨太新奇，和自己的性情不合。然而为了佩服他的学问，爱他热蓬蓬的一腔血忱，又想到多少女同学中，像他这般的文才，一百个中也拣不出几个来，若听他去言论自由，思想自由，渐渐的流入激烈改革一派，岂不可惜？不如待我来慢慢的劝导劝导他，或者能够把他的宗旨，引到纯正的一途上边去，也未可知。当初越女士因为想到这一层上头，存了一条感化同胞的好心肠，所以便和他结了个文字交。

那晓得认识之后，统统不过会面过一二次，他劝导的手段还没有放出来，不料今日里蓦地听得他竟被人诬陷受屈死了。看官，试想他看了这张报纸

，平白地得了这个信息，叫他怎不要心痛呢？咳，不要说越女士曾与他认识过的，就是作者，虽没有见过他一面，但不过平日间略略听得些他的学问，同他办事的热心罢了，今日忽地听见他受屈死了，也不免要替他滴下几点酸泪呢！

闲言少叙。且说这越女士正独自一个在水阁里头伤心下泪，忽听得阁外的竹桥，在那里咯吱咯吱的乱响。抬头一望，见有两个学生装束的女子走来。刚要立起身来出门去迎，那两个女子已走上阶沿，在那里问道：“先生在这里么？”女士见不是别人，就是寄宿在自己家中的学生，一个姓王，名叫振懦，一个姓丁，名叫志扬，也就住了脚，答道：“在这里。你们这时候跑来是做什么的呢？”说罢，就命那两个女学生进内坐了。两个女学生便告了坐，就在沿窗的藤椅上坐下。各人问候已毕，越女士仍不住的长吁短叹，低了头一言不发。

丁志扬见了这般光景，便开言问道：“今日先生面带忧容，不知为着何事？”女士闻言，长叹了一声，答道：“咳，你那最热心最爱同胞的秋瑾秋先生遭了祸了！”丁志扬忽然间听得此言，不觉也吃一惊，便急向越女士问道：“先生，到底秋先生犯了什么弥天的大罪，官府就不问情由，乌遭遭的把他杀死了呢？”那时王振懦听了，也接口道：“我记得这位绍兴府的母亲，还是秋先生的寄母，秋先生与这位府太爷，也算是兄妹的称呼。况且素来又极要好，秋先生平常常到府里去谈谈说说的。何故今朝杀秋先生的，却又是府太爷一人的主意呢？难道这位府太爷，连平日间的情面也不顾了么？”越女士听了振懦的一番言语，不觉心中怦然一动，想起一件极要紧、极危险的大事来了。便说道：“咳，人已杀了，是木已成舟，米已成饭，也不能反覆的了，这种情节，也不必去问他。倒是有一件最要紧的大事，我听你们说了寄母二字，就想起来了。”那丁、王两学生听了此言，即便同声问道：“不知先生想起了什么要紧的大事？”

看官，你道越女士所说的究竟是什么呢？原来他想到中国官场的办事，往往一个人犯了罪，总要去连累几个人的。就是本人认了罪名，也要去捕风捉影的捉一趟，弄得地方上鸡犬不宁才罢。这也算是官场的习惯了。究竟有何利益，我也不曾做过官，吃过衙门里头的饭，所以也没有知道。今日秋女士既经被杀，那秋女士的母家，必定也要连累的。所以越女士听见王振懦说起了寄母二字，就想着了他的母家起来，便将这个原故告诉了他两个学生。两个学生听了此言，也不免把痛秋女士的心肠暂时丢开一边，担起了要连累秋女士家族的忧虑来了。又听越女士说道：“这件事体，是很危险的，又很重大的。此刻秋先生已死，就比不得当时了。况世情比纸还薄，我知绍兴府里虽有几位乡绅向来和秋先生要好的，到了此刻，恐怕也不肯出头来保一保他家族的了。咳

，我既和他结交了一场，此刻他遭了冤枉，若再坐视他们累及他的母家，是教死的既不能安逸，生的更要受累无穷了。所以我想定一个主意，必得拼此性命，先到绍兴府里去保住他的母家无恙，然后再去料理秋先生的尸首。你们且慢哭着，须得大家商量商量，你（好）去干事。”

那两个学生答应了一个“是”，低头想了一想，同声说道：“先生，这个主意，恐还不大妥当。那些官场办事，慢起来极慢，十年二十年也要搁去的。迅速起来是极迅速，若待先生赶到绍兴，只恐要来不及了。不如就在上海登起报来，教报馆里头也著些讼冤的论说，再去开一个女学界的大会，如此做去，更不致多搁日子了。况且秋先生的死，是人人晓得冤枉的，难道除了先生之外，就无人替秋先生不平的么？所以这报是必要登的。”

越女士听了两个学生的说话，也觉得有理。正在默想，须得怎样是好，忽听得当当的两声。不知是什么声音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哀同志梦遇热心人 伸公论手编女士传

却说越女士与两个学生正在商量救秋女士的家族，如何登报，如何开女界大会。谁知刚说得神头上，忽然“当”的一声，紧接着又是“当”的一声。越女士掉回头来一看，才知是钟打两下了。便向丁、王二人说道：“我们因为讲了话，把时候都忘记了，你们想也饿了。”说罢，伸手把叫人钟揷了两揷。外头伺候的婆子，听见叫钟一响，连忙奔到阁里来问道：“奶奶，什么事使唤？”女士答道：“已两点钟了，快去搬饭出来罢。”那婆子答应了一声，就退出阁来，向厨房搬饭去了。停一回儿，他们师生三人，吃毕了饭，盥洗已毕。振懦和志扬辞了先生，一同到西门务本女学堂里找朋友去了。

这里越女士独自一人，在水阁里头沉吟了半晌。忽然执笔吮毫，随手取了一张纸头，“飕飕飕”，没有半个钟头，写了好几行文字出来。又拿在手中细细的看了一遍，便放在台上，用一块楠木雕花的界方压了。自己便走到一只藤榻上，横身睡下。

才合上眼，忽听见水阁外头那条竹桥，又在那里咯吱咯吱的乱响，又仿佛听见有人在那里叫道：“姊姊，姊姊。”细细的听去，这声气好像是极熟的。连忙翻身起来，向外一望，不觉惊喜交加。却原来不是别人，就是那位秋先生！但见那秋先生身穿一件雪青官纱罩衫，里衬一件粉红洋纱的短衫。下束一条元色实地纱百折湘裙。元色洋袜，蒲鞋面缎子绣花的鞋子。微风飘动，露出那点梅本色洋纱裤子。头挽时新髻，宛然如旧。

此时越女士心中很有些儿惊疑，正要想迎他进来。忽见那秋女士已走至跟前，恨恨的说道：“咳，姊姊，吾再不道世界上竟有这等黑暗的国度的！”越女士骤然听得此言，也摸不着他为着什么事。但在秋女士口中，此等说话是

常常有的，故也不以为怪。正要想句话儿来回答他，不料他又接着说道：“姊姊，我前次曾和你辩论‘革命’二字。我痛恨那些留学东洋的新少年，胸中全无爱国的思想，动不动就侈言革命。他那里晓得什么种族不种族？不过学着些皮毛，就要高谈阔论起来。逞了少年血性，不知轻重，只管同儿戏一般的胡闹。待到闯出了祸来，逃的逃，杀的杀。此等头颅，自从有了革命党以来，不知糟踏了多少，却终是一钱不值的，白白送掉，还能换得一件半件好的政事出来么？所以我的宗旨，和他们是冰炭不相投的。我也自料我女界的将来，决不受这层魔力的。咳，那里晓得，今日我自己倒反受了这层魔力么！姊姊，须念我当初和姊姊结交一场，为我将这家庭革命和种族革命的两层道理辩白辩白。我虽死了，倘有人继我的志，把这家庭革命实行起来，男女能够平权，那时我在地下也自快活的。千万姊姊不要忘记呀！我要去了。”说罢，转身往外就走。越女士听了这番言语，正在恍恍惚惚的，摸不着他的头脑。忽见他要去了，便立起身来，一把拖住，死命要叫他坐下，说道：“我还有话和妹妹说呢！”秋女士道：“姊姊，我今是不能和姊姊常叙的了，姊姊你自己珍重罢！”只见他一头说话，两只眼睛却已含了一包眼泪，声音也哽咽起来了。便洒脱了越女士的手，一阵旋风，转眼间已踪影全无了。

越女士被风一吹，觉得毛骨悚然，心中又突突的乱跳。正欲喊那伺候的老婆子时，忽听得有人唤道：“奶奶，天已晚了，快醒醒罢。丁小姐和王小姐在那里等着奶奶吃夜饭呢。”于是翻身起来，身上犹觉得汗毛直竖，呆呆的只是出神，想方才的事哩。那婆子道：“奶奶这一觉睡得好久呀。”女士回道：“方才我睡了，做了一个梦，梦中记得是秋先生和我讲了半天的说话。”那婆子道：“这是奶奶想念了秋先生，所以就有这个梦了。”刚说到这里，前头丁、王两个女学生也进来了。大家说了一回，婆子就向厨房里去搬了夜饭进来。师生三人吃了，又闲谈了片时。

振儒看见台上楠木界方底下压着一张有字的纸儿，随手拿起来一瞧。忽听见越女士说道：“这是我方才随笔写的。想要把这篇小传，明日先去登报，然后再慢慢的从长计议。你们不要忘记了，替我誉一誉出来。我明天饭后，就要送去的。”振儒答应了一声，便道：“明天我朝上誉罢。”说罢，和志扬一同把这篇小传细细的看去。但见上写道：

秋女士瑾，字璇卿，浙江山阴县人。女士幼承家学，甫笄，涉通经史，喜为歌诗，然多感世之辞。年十九，嫁某县某京宦某君，生一子一女。女士随某君居京师有年，痛愤庚子之变，以提倡女学为己任。凡新书新报，靡不披览，以此深明中外之故，而受外潮之激刺亦渐深。一日，脱簪珥为学费，别其夫，送其子若女，受鞠于外家，孑身走东瀛留学。时京师诸姊妹与相识者，置酒

于城南陶然亭饯之，以壮其行。此光绪三十年某月日事也。

女士既之东，见留学界种种腐败状，欲拂衣径归。曾于所著《中国女报序》发之曰：“当学堂未立，科举盛行时代，其有毅然舍高头讲章，稍稍习外国语言文字者，诂不曰新少年、新少年。然而大道不明，真理未出，求学者类皆无宗旨，无意识，其效果乃以多数聪颖子弟，造成买办翻译之材。近十年来此风稍变。然吾又见多数学生，以东瀛为终南捷径，以学堂为改良之科举矣。今且考试留学生，某科举人、某科进士之名称又喧腾于吾耳矣。呜呼！此等现象，进步欤？退步欤？吾不敢知。要之，吾女界前途，必不经此二阶级，是吾所敢决者。”又曰：“世间有最凄惨、最危险之二字，曰黑暗。黑暗则无是非，无闻见，无一切人世间应有之行为思想。彼宅身其间者，亦思所以自救以救人欤！夫含生负气，孰不乐生而恶死，趋吉而避凶。而所以陷危险而不顾者，非不顾也，不之知也。苟醒其沉醉，使惊心万状之危险，则人自为计，宁不胜于我为人计耶？”又曰：“我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，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，使我女子生机活泼，精神奋迅，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，为醒狮之前驱，为文明之先导。”其与人上下议论多类此。

女士性伉爽，遇有不达时务者，往往面折廷争，不稍假借。以此人多衔之，甚或举俄之苏菲亚、法之罗兰夫人以相拟。女士亦漫应之，自号曰“鉴湖女侠”云。三十二年，秋女士自东归，过沪，闻母丧，仓皇归里。旋应明道女学堂之聘，为教师。明道女学者，女士同乡人徐锡麟所创办也。三十三年五月念六日，徐锡麟之狱起于皖，浙中大吏指女士为同党，杀之。年三十有一。

论曰：女士生平，好侠负气。今之死非其罪，纵官吏横暴，不至若是酷。是必有挟私愤而陷害之者，假手于乱党，以为献媚长官之计，而其咎不尽在官吏也。呜呼！此之谓预备立宪。

女士在旁，见二人看完了，便说道：“这篇小传，因为要紧登报，所以内中的情节，都有不尽的地方。”振儒答道：“我看论断一段的意想，倒有八九分猜着的。”三人讲究了一回。女士因日里过于忧愤，此刻已是无精打采的懒懒欲睡。志扬和振儒也便告辞出来，各自安寝去了。次日，大家端正去干事不提。

在下说到这里，有一位看官问道：“说书的，你说了许多的话儿，总没有说个明明白白。究竟这个秋女士为了什么事体，才被这个绍兴府把他杀了？你说书的也该一一的说给我们听听，免得我们巴巴儿的，心中好不难过么。”看官责备的也极是。但是在下只有一支笔，写了这边，就缺了那边。俗语说的，一口难说两处话，在下此刻正是一笔难写两处事了。既如此说，且待我吃了两筒水烟，呷了一口茶，再慢慢的逐一逐二，从下回里叙他出来便了。

第三回 富太守诡计联新党 秋监督热心施教育

看官：如今我要把秋女士被冤的事情，写他出来，与众位们听。但这秋女士是绍兴府治下的人，我先将这绍兴府的历史，演说这么一遍。原来这位绍兴府，姓富，单名一个福禄的禄字。仗着他的亲戚安徽抚台的照顾，又靠自己一副献媚奉承的好手段，所以出身虽然不好，不上几年，就挣到了一个知府的衔条。那一年不知怎样的，被他运动着的这个缺。

他一到了任，就和这地方上新学界的绅士要好得很。你道他是何缘故呢？原来他见现在官场中，最怕的是“革命党”三字，最恨的也是“革命党”三字，最喜欢、最起劲的便是“捉革命党、杀革命党”的八个字了。所以他就想了一条绝妙的计策出来，就是和新学界要好的这个法子。他自己又装作了维新一路的人物，嘴里又常谈些维新的言语。在新学界中的人见了他，是没有不赞美他的。所以他做了一年不满的知府，绍兴地方的绅士，倒交结了一大半。当时秋女士也是绍兴府中一位女界的维新人物，且为人又极洒洒落落，所以他也去和秋女士结交了。在下前年遇着一个绍兴朋友，曾和我讲起了秋女士的办事如何热心，富太守又如何贤良，常常帮着这秋女士办事，筹经费。又说什么秋女士又是富太守的干妹子，所以这秋女士常常到他衙门里去的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单表这富禄，一日独自一个在内官厅上踱来踱去，不住的皱眉头，跺脚儿，心中只在那里计算升官发财的秘诀，巴望升官发财的机会。正在这个当儿，忽见一个家丁，恭恭敬敬的拿了一张名楷，走将进来，弯着腰儿说道：“回大人，有客。”说罢，将那一张小名楷，双手捧将上去。富太守伸手接了那张名楷一看，笑了一笑，原来不是别人，就是那明道女学堂的女监督秋竞雄。于是向家丁说了个“请”字，自己随踱到里头，穿了一件官纱长衫，往那会客厅里等候去了。

那家丁回到外边说：“大人有请。”因秋女士是常来的客人，答应了一声，便向会客厅走将进去。只见富太守已迎出阶沿来了。彼此逊让了一会，就各进内坐下。就有个小使，端进两碗茶来，送了上去。富太守便开言说道：“今天这天气好热啊。妹妹教育勤劳，实堪钦佩。”秋女士答道：“不敢，大哥过奖了。这点子义务，算得什么来！”又说道：“大哥，今日已是五月廿一了，闻得各处学堂，大半都已放了暑假了，敝校也拣定了星期六放假。因敝校头班生都已到毕业期限，所以特来和大哥商量，届时还要劳大哥的驾，到敝校里面给他们的毕业文凭呢。”富太守就一口答应了。二人又讲了一回闲话，秋女士立起身来，就要告辞了。富太守也便立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妹妹，为什么不到家慈那边去坐一回，就在这里吃了夜饭去呢？”秋女士道

：“不敢叨扰，愚妹还要回校去料理料理。寄母那边，就烦大哥替我代请一声安罢。”说罢，举举手，往外就走。

富太守也便跟着，直送到厅外，方回身进来，一径走到内花厅里。只见自己的儿子躺在天井里一只藤榻上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在那里朗朗的念着。富太守就走近他的身边问道：“念的是什么书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弯了腰去看了一看。他不看便罢，看了这书，不觉把个富太守气的四肢无力，全身俱软，口中颤巍巍的说道：“你这个不长进的东西！你真要把你老子气死了才罢哩。”

只见他儿子冷冷的答道：“爹爹，你要我读书，我就读了。读了又要来骂我了，死啊活啊的，这是何苦呢？”富太守听了，恨恨的说道：“我教你读这些混帐的书么？”他儿子听了，也使劲儿把书往他父亲那边一掷，说道：“你瞧，这不是一样的书么？读了又不好，不读又不好！我偏偏不读那些书，单要读这本书，由你怎么样摆布我来？”富太守起先看了他读的书，已经气得半截身子都冷了。此刻听见了他儿子这些话儿，更气得木偶人似的，头发也竖了，眼睛也直了，四肢也都软了，一蹲身坐在靠窗一只藤椅子上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这个时候，富太守的母亲刚在楼上洗澡。听见他们父子两个在楼下拌嘴，就忙忙的洗完了澡，穿了衣裳，走将下来。见了这个光景，便说道：“宝儿，你为什么好好的，又和你老子生气了？”富太守正在那里呆呆的回不过气来，听见他母亲来了，便长叹一声说道：“咳，什么宝儿贝儿的，实实是个不肖的逆子罢了！我不知那世里和他结了这个冤孽，今日来活活的替我现世呢。”

又指着那宝儿骂道：“活现世的东西！”回头又向他母亲说道：“老太太，今日不要你管，让我把他处死了，免得后头弄出事来，我们都要连累着。”说着，随手拿了一根绳子，抢步过去，把宝儿一把辫子拖住了，左手举起了绳子，嘴里又说道：“我今日不处死你，我也不要这命了！”那老太太见了，又气又急，连忙奔上去，将身体遮住了宝儿，哭着骂道：“你疯了么？一世的人只有这点儿血脉，没头没脑的，几次要他死！你索性把我也处死了罢，免得我为了他受气！”说罢，就呜呜咽咽的哭个不止。那宝儿跟着他祖母，也哭哭泣泣的。

这时富太守的夫人正在后面院子里乘凉，听见丫头来报，连忙奔将出来。见了这个光景，也放声大哭起来。富太守被他母亲护住了宝儿，自己又受了一顿骂，气得正无处发泄。忽见他夫人也哭了出来，自思一顿骂已受足了，此刻又有一个骂我的人来了，那是受不下的了。便把绳子一丢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都是你们护着他，把他护到了这般田地！我要管管他，你们还是这么个样子。咳。罢了，罢了，我的官儿性命儿，定要被他送掉了，你们才可歇哩。”

”说着，咳声叹气的往外去了。

这里老太太和夫人见他去了，才止住了哭骂。夫人又把宝儿拉到自己身边，亲自替他揩眼泪。老太太又问道：“宝儿，方才被你老子打着了没有？”夫人又道：“你也十几岁的人了，还不晓得好好的，常常挨你老子的打，叫老太太又常受你老子的气，说老太太疼着你。”老太太又问道：“宝儿，你今天究竟为了什么事，你老子才恨恨的，要你死？”宝儿道：“我方才好好的躺在天井里藤榻上读书。”夫人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在里头房里去，又去躺在天井里呢？那里有风，睡着了，又要着凉的。”老太太道：“你读的是什么书？莫不是那淫词小说么？这种书本来是看不得的。”宝儿道：“不是那种书，我读的是《革命军》。就是那做过苏报馆主笔，后来逃到外国去的，那位姓章的做的。”夫人道：“可是的，你又去看那么的什么《革命军》了！你不听见你父亲说么，官场中最恨的是革命二字。”宝儿道：“母亲，你不知道，革命的道理是很有趣的。”老太太道：“你还要这么说，我要打你的嘴了！以后你再去看什么混帐的革命军不革命军，任你父亲去打，我也不来疼你了。”宝儿抿着嘴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老太太你还疼我罢，我如今听你了，再不去读这革命的书就是。”说着，见一个老妈妈走来，说道：“太太们，晚饭好了，可要搬出来？”夫人道：“天气热得很，搬出来早早吃了，好去乘凉。”那老妈妈应了一声，自去搬饭去了。一会儿搬了饭来，老太太和夫人、宝儿吃了，大家去乘凉不提。

且说富太守受了儿子的气，又受了老太太的骂，这一场闹，几乎把这富太守一口气气死。他独自一个跑到会客厅里，躺在一张炕榻上呆呆的出神。想来想去，这个儿子终不是个保家的。虽是他现在年纪还轻，万一他在外头说了什么的混张（帐）话儿，被官场中人听见了，我这官儿性命儿，都要保不住呢。富太守想到此地，那个心，就如井里头的吊桶似的，一上一下跳个不住。又想：我此刻方要捉那革命党去讨好上司，为升官的地步。照这不肖的样子看起来，就是这官儿在革命党上升了，也要在革命党上送掉的。咳，这么算来，还是不要惹人笑话了罢。

他一个人正在胡思乱想，忽见本衙门的刑名老夫子走将进来，说道：“东翁，方才明道女学堂的秋监督到此，为着什么呢？”富太守连忙立起身来答道：“那秋监督为该校的头班生毕业期满了，所以来和我商量给凭的事。”说罢，让老夫子坐了上首，自己在下首榻上坐了。那老夫子又问道：“他们几时放暑假？”富太守答道：“他说是星期六。”那老夫子把头向天望了一回，说道：“星期六是后天了啊。”富太守道：“是后天了。”那老夫子又谈了一回闲话。恰巧家丁搬进晚饭来，二人就在一处吃了。又谈了一回儿

，老夫子就告辞出来，安寝去了。这里富太守因受了一肚子的气，也不到里头去，独自一个出了后门，往他相好的地方睡觉去了。

到了星期六这日，富太守一早起来，梳洗已毕，即行打道出门。到了明道女学堂，给了凭，回来已是十二点钟了。暂且无事，不必细表。

一日，正吃了饭，在外书房和那刑名老夫子讲闲话。忽见家丁拿了一个纸包儿，奔得进来，弯着腰儿禀道：“回大人，院里有密电在这里。”说着，将那个纸包儿双手呈上。富太守听见“密电”二字，便吃了一惊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这几日为了徐锡麟的事，院里头日日有密电来了。”一面连忙接了过来。那家丁即便退出。这里富太守将密电查了出来，细细的一看，不觉呆了半晌，向老夫子说道：“老夫子，你看竟有这等事么？”

不知其中是件什么事，在下写了这半日，手也酸了，请众位暂停片刻，再等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围困学堂标统逞勇 强奸民妇兵士施威

却说富太守正在外书房里和那刑名老夫子闲谈解闷，忽见家丁拿了一个包封进来，说又是抚台那里下来的密电。富太守连忙接了过来，在密码簿上查了出来。看了一遍，便对那老夫子说道：“老夫子，你看竟有这样大胆的人！”这位老夫子，就接了这张密电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道：

据皖藩江电：乱事已平，徐逆已剖心正法。据从逆马供，绍城大通、明道两校，均系徐逆创办，且有逆党匿迹其间。希即转饬绍府，从速严密查覆等因到院，为此电仰该守密查，毋得宽纵，致干未便。切切特电。抚院支印。

老夫子看毕，回头向富太守说道：“安徽省城里头这个乱子，闹的也不小。亏这冯藩台手段还好，就这么迅迅速速的平静了，倒也很不容易。但徐逆虽已伏法，那些余党，却更不容易着手，办得认真也不好，办得宽纵也不好，倒真真是个难题。”富太守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这些别人的难处也不必去管他。但是我们这里如今接了这件公案，须得想个法儿，怎样的去办才好。”那老夫子道：“这事也不难办的，只要东翁自己认定了一个宗旨，便照这宗旨办去就是了。”富太守假意问道：“叫兄弟认定个什么宗旨呢？”那老夫子也笑道：“东翁平日胸中，不知是个什么宗旨。今天只要一决定，还是用这个平日的宗旨呢，或是不用这个平日的宗旨。宗旨定了，然后再去讲办法。”

宾东二人正在那里商量计较，忽见家丁又进来，向富太守弯着腰儿禀道：“回大人，院里又有密电来了。”说罢，将个包封双手捧将上去。富太守接了，那家丁即便退去。老夫子笑着说道：“又是什么事情，才这样的秘密呢？”就帮同富太守查了出来。一看，原来是章抚台因恐逆党人多，这里绍

兴几百个亲兵，连守城的兵丁，制不住他，所以特派了第一标新练的征兵，星夜来绍，帮同富太守协拿。那个标统姓诸名牛，是章抚台平日赏识的人物。他上阵打起仗来，莫说几十个不弄刀枪的好百姓，就是几千万个不弄刀枪的好百姓，他也能杀得个片甲不回的。所以这位诸标统当日在山西的时候，就被这章抚台提拔了他。前年章抚台调任浙江，他就也跟了来。此刻章抚台派他来绍，真个是因材器使，又是为人择地。他道章抚台的做官好不好么？这也不表。

且说富太守得了这个消息，便又和那老夫子商量了一回。看看天色将要晚下来了，只见家丁又急急忙忙的跑将进来，禀道：“回大人，有客。”说罢，就将一张大红的京片呈上。富太守接来一看，只见上头写着好大的“诸牛”两个大字，便知是诸标统的兵到了。连忙叫家人出去说：“大人有请。”自己也便进内换了大衣，迎到仪门等候。

且说那位诸标统奉了章中丞的命令，带了本队新兵，星夜赶到绍兴，即于城外安下营寨，自己一骑马飞进城来。到了绍兴府的衙门，下了马。跟随的二爷，就将诸大人的名片递将进去。门上的接了名片，向里头禀报去了。一会儿，见一个二爷走将出来，向诸大人打了一个千，说道：“大人有请。”诸大人就大踏步往里走将进去。只见那位绍兴府已站在那里恭候，两只眼睛直往外射。一见诸大人进来，便迎上一步，一恭到地的说道：“兄弟不知诸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了。”这里诸大人也连忙一恭到地的答道：“不敢，富大人说那里话来。”说罢，富太守就让诸标统先请，诸标统又谦逊了一回，毕竟客先主后，到了会客厅上。

让坐已毕，家人献上茶来。富太守先开言说道：“诸大人是几时动身的？章中丞的密电，兄弟这里是方才接到。”诸标统答道：“兄弟是昨晚十二点钟奉了中丞的面谕，就于今日一早起行的。”富太守便耸着肩儿说道：“兄弟久闻诸大人办事迅速，且又不辞劳怨。今朝得瞻神威，方知名不虚传，可敬可敬！”诸标统连忙回言道：“不敢不敢。谅兄弟是个没用的人，那里有什么能为呢？富大人岂不是过奖了么！”又说道：“这件案子，富大人想已有了主意了。此刻还是先去拿了大通学堂的学生，然后再到那明道女学堂去搜查呢，还是兄弟和富大人分兵各拿一处？敢请富大人的明示。”富太守想了一想，大通和明道两个学堂里头，既有逆党在内，况且他们又都有了防备。我这里虽有几个亲兵，争奈都是纸糊的老虎。平日间恃着衙门里头的势头，吃酒闯祸，欺压百姓，敲竹杠，骂山门，才是他们的专门本领。今日若要带他们出去擒拿逆党，是万万不能够的。想到这里，便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便开言说道：“照兄弟的愚见，那大通、明道两校，既有逆党在内，必然也有防备。若兄弟和诸大人分了两路，只恐兵单力薄，倒反要吃亏的。不如一路进剿，先往大

通，后至明道的稳妥。诸大人高见如何？还求指教。”诸大人听了富太守这话，细细的想了一想，觉也有理，便答道：“富大人的高见是不差的，就照这么样的办罢。但事贵迅速，请富大人这里先预备起来，兄弟也要出城去带队进来呢。”说罢，就起身告辞。

富太守送了诸标统回来，立刻传齐了几十个亲兵，并三班衙役人等。一会儿，诸标统已带了队兵进来。富太守也便走到外头，和诸标统会合了。一共有数百兵丁，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，浩浩荡荡直向大通学堂进发。不一时到了。诸标统先命兵丁把大通学堂围的水泄不通，自己便和富太守带了数十个亲兵，执着火把，往里走将进去。

那大通学堂的学生教员，大半都因放了暑假，回家去了。堂中只剩得三十多人，或因离家未久，不回去的，或合了同学，在堂自修的。这个时候，各学生晚饭已吃，正在那里唱歌的唱歌，踏琴的踏琴，讲闲话的讲闲话。忽闻外头一声呐喊，如天崩地塌，众人齐吃一惊，止住了各项的玩，跑将出来。正要去探听是什么事情，忽见看门的张四慌慌张张的走到面前，喘了一回儿的气，才说道：“先生们不好了，祸事来了！”众学生闻言，更加惊慌失措。内有几个年纪最大，胆子也壮些的学生，出来问道：“张四，到底是件什么事，这样的大惊小怪？”那张四战战兢兢的说道：“连我也不知道为着什么事情。那些又长又大的人，约有几千个，把我们这个大通学堂，团团的围得铁桶相似，又像要进来搜查的样子呢！”众学生听了张四的言语，不禁个个瞪着眼，哑着口，四肢冰冷，呆若木偶。连那些年纪大的胆子壮的学生，也没有主意了。张四见了这般光景，知道不是头路，便一溜烟往里飞跑，想要去开后门逃走，不知被他逃脱没有。

前头众学生正在发呆的当儿，刚遇富太守第一群人蜂拥而进。见了众学生齐齐的都立在自修室里，动也不动。诸标统错认了他们在那里排队儿迎敌呢，便一叠连声的说道：“快快放枪！快快放枪！”这些新练的征兵，都是杀百姓的好手段，残同种的狼肝肺，一闻诸标统的命令，便吆喝一声，一齐动手。可怜这班学生，都是吓呆了的，忽听见枪声隆隆，那弹子豁喇喇的直向里头射来。这一吓，更把众学生的魂魄都飞了出来，奔往九霄云外去了。此时脚也软了，逃也逃不动了。有几个老练些的想要滑脚，只是各处都有兵丁守住，一时间，枪如林，弹如雨，莫说是人，就是鸟也不能飞过一只，苍蝇也不能逃过一个。那里兵丁们放了一阵枪，诸标统见只有外头放进去的，没有里头放出来的，就传令兵丁们：“莫放枪了，快快进去搜捕罢！”兵丁们答应一声。霎时间枪声寂然，只见烟雾腾空，火光燎焰，各处房屋都已着了，墙坍柱折之声，不绝于耳。诸标统又传下令来，命兵丁们一面救火，一面搜捕。这些兵丁

们，个个如狼似虎，一声呐喊，四往搜查去了。

一会儿，火已救灭，人已捉到。诸标统和富太守就在那正中一间屋子内坐了，兵丁们各把捉的学生解将上来。也有说就在自修室内擒来的，也有说在后面茅厕中捉着的，也有说在学生卧室内床底下拿住的。也有伤的，也有活的，也有死的。诸标统一命人绑了起来，计点人数，死的三人，重伤的十人，活的十四人。尚恐有藏匿的，又命人各处细细的寻了一遍。一面又到各学生卧室内，将箱篋翻检了一回。看那来往信件，均无悖逆字样。只得将和徐锡麟来往的信件数封带了，然后方同富太守走出大门，命将那门钉封起来。诸标统一面查点兵丁，一面叫富太守着几个亲兵，将众学生先行押解回衙。

诸事已毕，正要带队往明道学堂进发，忽前头有数十个百姓，拦住了去路，齐齐大喊道：“青天大老爷，伸冤啊！”这边富太守一听此言，便吃了一惊。不知众百姓为什么喊起冤来，且听下回便知。

第五回 诸标统纵兵大搜掠 富太守信口说雌黄

却说富太守和诸标统带了队兵，正要往明道女学堂搜捕逆党，忽闻无数百姓，在前头拦住去路。富太守连忙过来看时，只见众百姓纷纷乱嚷道：“青天大老爷救命啊！我们百姓又不犯罪，又不犯法，都是安分守己的。为什么今夜忽地里的来搜捕我们起来，要我们钱，又要强奸我们的妻小。我们不从，和他们争论，他们又拿着家伙，要我们的性命。小的们闻得大老爷也在这里，为此特来叩求大老爷替我们伸冤的！”富太守听了百姓们这番言语，一时也摸不着头脑，到底是为件什么事。便胡乱的向百姓说道：“你们且各各回去，待本府慢慢的把他们那伙强盗访拿到了，自然替你们伸冤理枉，重重的办他们就是了。今夜本府还有要紧的事情，你们不要误了本府的事，快快回去罢！”众百姓听言，又各嚷道：“大老爷，那些人不是强盗。小的们有识字的，看见他们号衣上写着什么亲兵，又有什么一标征兵，所以小的们晓得他们不是强盗。”富太守一听此言，便吓了一身冷汗，回头向诸标统说道：“诸大人听见了没有？这时候叫兄弟怎么办？百姓动众的事，又不是好闹的！”

诸标统听了百姓的一番言语，正在那里暗暗的吃惊。忽见富太守问起他来，他脸上两颧，不觉红了起来，呆呆的半晌不语。富太守的两只眼睛，又不住的对他看，看得他发了极了，便把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才对富太守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富大人，亏你也做了一个知府，见了这样的小事，就为难起来。兄弟自从带兵以来，已有十多年了，这么的事情，经过了不知多少。”说到此间，就附在富太守的耳朵，唧啾了一回。富太守点了点头，便又向百姓说道：“你们不要胡说！这些强抢强奸的事，岂是兵丁们做的么？明明是一班强盗，你们不要认错了，去冤枉好人。或者是那班狗强盗，见新兵严紧搜捕他们

，和他们结了冤仇，他们想出这条冒名的计策来陷害人家，也未可知。你们今后遇着他们，准你们当场格杀。你们都是些好百姓，本府也是素来知道的。劝你们今夜暂且回去，本府明天自有道理。”那些百姓，见知府和他们和颜悦色的说了这一大篇话，倒也无可奈何他，只得答应着，各自去了。

富太守见百姓都已散去，方才定心。把满头的极汗，揩了一揩，然后和诸标统重新点一点兵，向前行去。这些兵丁们，起先看见百姓叫喊，各人都捏着一把汗，不敢则声。后来见富太守说出这些话来，便都暗暗的感激富太守和诸标统不住。此刻百姓散了，他们的心也定了，胆也仍旧大了，依然是勇气百倍，一路上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跟了富太守，直向明道女学堂进发。

不提路上的兵威浩荡。且说秋女士自从放了暑假，趁此闲暇无事，想起中国的报纸虽多，独有女报一门尚然缺着，将来若要开通女界，不得不拿女报来做个先导。又想起我前年虽也曾创办一报，到底为了经济缺乏，未能持久。此刻若要重行整顿起来，看来没有经费是终难办的。想到这里，便拿自己前头做的《女报说》并《敬告姊妹行》两篇旧作，翻将出来，看了一遍。看到后来，心中便想得一个法儿，道：“把这两篇旧作，等下学期开校的时候，演说这么一遍。或有个〔有〕钱的学生，听了这般演说，一时感化，就肯出力扶持扶持，能够捐助些经费下来，也未可知。若能因此成立，得使我平日所主张的男女平权、家庭革命的宗旨，不至常常埋在肚里，借此可以发挥出来。且使我二万万女同胞，看了我的女报，顿时惊醒，大家爬出了这十八层黑暗沉沦的活地狱。那时我的志愿也偿了，心也足了。若这个目的不达到，我虽死了，也不安的呢。”

秋女士正在那里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外面富太守的兵丁已到。忽闻得一声呐喊，正似万马奔腾，怒涛激石一般。把个秋女士吓得四肢都冰了，身上的冷汗，如下雨一般的流个不住。又见一个老婆子，飞也似的一头奔一头嚷道：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忽然来了许多兵丁，把我们学堂围住了！”秋女士方才虽吃一惊，究竟不过是个虚惊罢了，也不晓得外边究竟是什么事。现在听得这个光景，知道来势不好，便定了定神，唤住了老婆子说道：“事到临头，难分黑白，如今你自去瞧那里可以藏躲的地方，快先去藏躲起来。”说罢，又催婆子快去。那婆子听了，吓得不敢则声，暗暗的去寻地方藏躲去了。秋女士等那婆子去后，自己也便走到后面去避匿不提。

且说富太守和诸标统到了明道女学堂，仍命兵丁四边围住了，一面打开大门，直往里头走将进去。只见灯灭火暗，竟像是没有人住的一样，倒暗暗的吃了一惊。诸标统也着急的说道：“都是方才那起混帐的百姓，一阵子乱闹，就误了我们的要事。这时候莫不是他们已经得着了风声，逃走了么？咳，这还了

得！”一面说，一面传令，命兵丁们把这屋子细细的搜他一搜，好歹找一个人出来才罢。兵丁们答应了一声，个个如狼似虎的分头去搜。

有几个兵丁搜到了后面空屋子里，却见有一个女子拳伏在那边墙角里。便都一拥上前，拉的拉，推的推，牵牵扯扯的把那女子拖了出来。可怜那个女子不言不语，只有眼中流泪，随了几个兵丁来到前头。富太守一眼看见秋女士也被他们捉住了，心下倒觉得一呆，好像有些上心事的样子。沉吟了一回，便教人紧紧的绑了起来。又命人四处搜了一遍，见别无一个人影，只将秋女士的箱笼翻倒了一回，也无别项犯禁的物件。那些兵丁，除却衣服书籍不要外，其余洋钱首饰，尽抢个一空。富太守便传令把大门封了，自己和诸标统带了兵丁，押着秋女士打道回衙。一路上兵丁们得意扬扬，齐奏军乐，共唱凯歌。唱的是道：

其 一

王师荡荡，来攻学堂。
威棱所指，谁敢相当！

其 二

以百杀一，易如捉鸡。
生居蛮国，死将怨谁。

其 三

嗟你弱女，厉气谁钟。
钩党蜚语，埋碧以终。

其 四

南风不兢，兹独逞雄。
大歼同类，我顶其红。

不一时到了衙门。诸标统使命兵丁暂且在前面空地上扎营安住，自己和富太守进入大堂。富太守就升了公座，诸标统也在东首安下座位，传令兵丁们将所获人犯，一一解将上来，当堂钉镣收禁。各兵丁又将所获枪弹呈上，共计获得明道女学堂洋枪数十枝，弹子数千粒，并有手枪两枝。兵丁们又言手枪系在那个女子的裤裆内搜出的。富太守命役人一点清入库。诸事已毕，即行退堂。诸标统就在衙内住宿，一夜无话。次日一早，诸标统别了富太守，领兵进省覆命去了。

这里富太守昨夜一夜，已将案情商量好了。此刻送了诸标统起程，回到衙门里头吃了饭，便命传点升堂。三班衙役，带齐人犯，都站在堂下伺候。只听三通鼓罢，富太守从里边踱将出来，升了座位，便命将大通学堂学生带上堂来。下头一声吆喝，众学生走将上来。富太守喝命跪下。众学生齐声说道

：“太公祖大人在上，生等并未犯法，为什么太公祖昨晚带了兵丁，不问情由，将生等杀的杀、打的打、捆的捆，究竟为着件什么事情？请公祖大人明示，也教生等明白明白。”富太守不等说完，便把惊堂一拍，说道：“好混帐的东西！本府还要问你呢，你们倒先来问起我来了！你们和徐锡麟谋反叛逆，约期起事，幸亏本府奉了抚院的密电，先把你们捉住。此刻你们的死期已近，还是一味刁狡胡赖，说什么并未犯法。哼哼！你们既不想谋反叛逆，为什么昨晚本府来捉你们时，你们敢排了队伍拒捕起来呢？”众学生闻言，齐声答道：“太公祖，这可是错疑了。生等不过是在徐锡麟开办的学堂内读读书，却并没有和徐锡麟同谋造反的事。况徐锡麟造反是在安徽省里，生等又没有和徐锡麟同时做过悖逆的事来。太公祖说生等和徐锡麟是约期起事的，这就是捕风捉影的话儿了。若说拒捕，这更是冤杀了人呢。生等手无寸铁，将什么来拒？公祖大人明鉴，若在专制时代，或可以任意周内，株连无辜。现在既然是预备立宪的时代，那是外边公论昭昭，恐怕再不能把只手掩尽天下的目了！况且太公祖大人是素来热心新政的人，还求秉公办理，调查虚实的为是。这不独生等感激，即公祖大人保全学务、力顾大局的仁心德政，也要格外的口碑载道，颂扬不置呢。”富太守听了这番言语，不觉毛发倒竖，火星直透出天门来了。把惊堂一叠连拍了数十下，才连喘带说的道：“你们这班混帐的东西！说什么专制时代，预备立宪，都是一派悖逆的话儿！你晓得徐锡麟的造反，也为着专制时代，预备立宪，才闹出这个乱子来。你们既不是和他同谋的，为什么你们的嘴里，也会说出‘专制时代，预备立宪’的八个字呢？你们既懂得这‘专制时代，预备立宪’的话儿，可知你们也是和徐锡麟一样的人了。既和徐锡麟是一样的人，那么本府说你同谋造反，可不是冤枉你们的呢！就是今日外边的革命党，大半都是同你们一样，口中只晓得痛骂专制。哼哼，为什么本府也是喜欢创办学堂，改革新政的人，怎么就不懂得这‘专制时代，预备立宪’的道理呢？你们还不快快的招来！免得本府用刑。”

众学生听了富禄的话，又是好笑，又是气。想道这般的一个蠢物，也亏他做了堂堂的知府，连个立宪的道理还未曾懂得。我中国的气运，真真是绝了。我们今日也算是前世的冤仇，遇着这个蠢物，料来终是说不明白的。咳！罢了，罢了，看这样子，是没有活路，只有死路的了！生在这个世界上，今日不死，将来也要气死的，只是死得不明白些。想罢，齐声答道：“公祖大人，也不必动刑，任凭要杀要剐，生等死是不怕的。若要生等招出什么来，这可万万不能的。”富太守听了这话，心中一想，也罢，他们不招，难道我就不能够杀他们了么？传命：“带下去，钉大镣收禁。着明道学堂的那个女子上来问话。”

看官：秋女士不是和富太守是认得的么？为什么今日像不认得他起来呢？原来他昨夜早已看见捉住的女子，不是别人，就是秋女士。他回来想，这秋女士素日我和他要好，本来是假的。原为着他平常的议论都是荒荒诞诞的，且说什么家庭革命、男女平权，一派言语令人疑心，所以我就暗暗的探他有无悖逆的实迹。不料今日徐案里头，真真有了他。看来我这个官运到了。但是他和我认得是人人晓得的，不要被他反咬一口起来，这可不是玩的呢！他想来想去，惟有装作不认得秋女士的，他若咬起我来，我便如此如此的办他个死，这事就不要紧了。富太守把办秋女士的计策想好了，所以此刻便假意的说：“着那个女子上来问话！”众衙役一声吆喝，只见秋女士已站在阶下。富太守才问了几声，那晓得被秋女士一席话，竟把个富太守吓得目瞪口呆，身子朝后一仰。幸亏那只椅子背把个富太守托住了，不曾跌下去。

究竟二人说了些什么话，且看下回便知。

第六回 问口供太守惊暴病 定案情女士勉书秋

却说富太守因和秋女士认识，恐遭疑忌，所以想定了一个主意，在堂上审讯时，假作不认识秋女士的，只命着那个女子上来问话。富太守故意的将惊堂木一拍，说道：“你这女子姓甚名谁？为什么怎样的大胆，敢和逆党徐锡麟同造反？此刻还有余党在那里？快快与我从实招来，免受刑罚！”秋女士闻言不解，说道：“大哥，我前日为了给文凭事，还到过大哥这里一次。大哥于星期六日，也到过我那里一次。大哥今日为什么就不认得我起来？我好端端的在这里教读，除了开通女界风气的念头，并无别的念头。莫说和徐锡麟同党，就是徐锡麟的宗旨，也和我是风马牛不相关的。我此刻只有一个人在这里，有什么余党起来？要这么说，我平日间有事，常和大哥商量，这个余党，除非就是大哥了。”富太守听了这番言语，就像当头顶下了一个霹雳，只急得一身冷汗，四肢冰了半截，两只眼睛直瞪瞪的，只管望顶门里钻将进去。一时天旋地转，自己的身体觉得有千钧的重，渐渐儿的坐不住了。两旁衙役，见富太守这个光景，不知是中风呢还是中暑，也都没了主意。幸亏那个刑名老夫子，在屏后听得明明白白，知道事情不好，连忙着人送茶出去。众衙役见了，就此退堂，扶了富太守走入里边一只榻床上躺下。外面将秋女士钉镣收禁不提。

且说富太守这一急，直晕了两个时辰，方始渐渐的醒将过来。微睁两眼，只见自己躺在一张床上，满屋子灯烛辉煌。家人妇女都围着床儿落泪，见他开了眼睛，齐声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”富太守问道：“我方才好端端的在堂上审问事情，为什么弄到了这里来？你们又都这般光景，究竟做什么呢？”众人齐道：“老爷方才不知为着什么，听了那个女子的一席话，就急的这般田地

起来。”富太守闻言，方想着秋女士那番话儿，心内不觉又突突的跳将起来，说道：“我这时好了，也不觉着怎么样。你们不必这般哭哭啼啼的，像什么呢！我还要和老夫子商量要事去。”说罢，爬起身来，就要往外。众人都道：“你不动了好一会了，这时候方才好些，也该歇息歇息，养养神，不要弄坏了身体。”富太守道：“你们那里知道，这是谋反的大事，一刻不容缓得的。况我身体又没有病，方才不过一时受了些惊恐。此刻原是好好的，你们不要管我，反误我的事。”说罢，便一径走了出来。

到了外书房，恰好那位刑名老夫子也在这里，见了富太守，连忙立将起来说道：“东翁，你才好了，也该歇息歇息，为什么就跑出来呢？”富太守一面让座，一面说道：“老夫子，这种谋反叛逆的事情是不容缓的。况我原是好好的又没有病，这时候也不觉怎么样，所以我就跑将出来，要和老夫子商量商量，这件事究竟怎么样的办才好。”老夫子道：“东翁这样勤俭办事，连个身体也不顾，终算是忠于国家的了！这件事看着很难，仔细想想，倒也容易办的。若办得好，东翁，不是我拍马屁，只怕还有升官的巴望哩。”富太守听了“升官”二字，便觉心中一动，连忙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老夫子，我也不想升官，只要这件事体办得妥当，不至受上司的申斥就算完了。那时候升官也罢，不升官也罢。”老夫子听了，也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东翁又来了，大凡做官的升降，全在这合式和不合式的两层上头。大臣合了皇帝的式，这大臣就得降恩眷顾。下属合了上司的式，这下属就不难升官发财了。所以我想这件事，也不必怎样的商量，只要探得章中丞此番的意思是那样的，就照那样的办法。若合了章中丞的式，自然东翁平日的宗旨也可望达到目的，就有升官的巴望了。倘然事情办得有不妥处，横竖合了式，谅来章中丞也要替东翁弥补弥补的。”富太守听了这番议论，不觉茅塞顿开，把大拇指一伸，说道：“老夫子的学问经济是头等，老夫子的做官道理，要算是超等的了！兄弟愚蒙，那里想得到。但是这个女子，毕竟还要审讯他一个口供出来。那些学生，又该怎样个办法，请老夫子明示才好。”老夫子听了，答道：“这学生和女子，是一样的办法呀。”说着，便附富太守的耳朵说道：“只须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”富太守点了点头，便传命将一干逆犯，发往县里收禁。并着山阴、会稽两县会同了，将一干逆犯审问。

外头衙役答应了，即行押解到县。山阴县牛老爷、会稽县马老爷得了这个消息，立刻会齐在山阴县里，提集一干人犯。先传大通学堂问了口供，也不过如前一样，问不出什么来。便喝退众学生，着带秋女士上来。山阴县牛老爷先开口问道：“你这女子为什么不想安安逸逸的活着，倒要造反起来呢？”秋女

士低了头，只不做声。马老爷也照绍兴府所问的话，问了一遍。秋女士也不答应。牛、马两位老爷，见问不出口供，也不去动刑，只命收禁，自去回富太守去了。

且说绍兴城里，昨夜出了这件大事，次日茶坊酒肆，议论纷纷。那些喜事的又造出许多话来，说什么城里头还有匪党藏匿，明日省里还要派兵来剿哩。那些学堂内的学生，见出了这件造反的事，也有惧怕的，不敢则声，自己悄悄的躲开；也有抱怨官场颀硕的，要开会打电报。争奈这些学董堂长，都和富太守要好不过，始终坚持不许。众人没奈何，只得罢了。这里富太守听见外头舆论静悄悄的没有动静，他便更加胆大了。到了晚上，忽有一张禀帖投进。富太守一看，原来不为别事，为这秋女士和徐锡麟同谋造反，他是本地绅士，恐怕连累，故来禀报的。富太守得了这张禀帖，如获珍玉一样，自思有了证据了，就杀了也无妨害的。便立刻传命山阴县，将一千逆犯提出来，押赴轩亭口，先行正法，又暗暗的写了一个字条送去。一面备文星夜上省。

山阴县牛老爷奉了本府的命，又见了字条，教把他的笔迹骗些出来。便把秋女士等提出监来，当堂又审过一遍。问到了秋女士，牛老爷便说道：“我看你也是个好好的女子，为什么的要讲起革命来呢？”秋女士答道：“我的革命，是家庭革命，并不是种族革命。”牛老爷听了，也不再问，只掷下一枝笔，一张纸，命秋女士道：“你将你自己平日间所恃的宗旨，以及所作所为的事情，替我一一的写来。”只见秋女士也不写，也不答应，只见低了头，呆呆的站着。牛老爷坐在椅上，好不心焦，连连的又催了好几遍。秋女士见逼得紧，没奈何，提笔写了一个“秋”字，又不写了。牛老爷见秋女士执笔，喜得两眼睁得开开的，只管望着纸头看。不料他写了一个字，又把笔搁了起来。恨得心里难过得了不得，只得忍耐着，又向秋女士说道：“你好歹写点出来，不要打闷葫芦，弄得别人难受。”只见秋女士听了这话，又提笔写了几个字，把笔往里一掷，叹了一口气，眼中扑簌簌落了几点眼泪。牛老爷见他笔掷了，便命：“把纸头拿上来我看。”衙役将纸呈上。牛老爷接在手中一看，只见一共写了七个字。你道七个是什么字？原来是一句七言的律句，写的是“秋雨秋风愁煞人。”牛老爷看了，也不懂是什么意思。

忽见有人禀道：“马大老爷到了，说不进来了，就在那里等候，请老爷速将人犯带出。”牛老爷听了，便传齐衙役并刽子手等，正要起行，只见秋女士开言禀道：“我一死不足惜，但求临刑的时候不要裸体，并不要梟示。这是我身体本是清白的，不要污辱了我。”牛老爷一想，横竖他要死的，死了就不怕他怎么样了，故就一口应允。秋女士又求道：“可否待我通一个信到家里？”牛老爷摇头道：“这可不依你了。依了你一件，你就一件一件的想上来了

。” 说罢，便命将秋女士绑了，大通学堂的学生也绑了。然后出了衙门，和会稽县会合了，一齐押赴轩亭口来。秋女士此时身穿元色生丝衫裤，足穿皮鞋，两手反缚，系着极重一付铁镣。前后拥护着几十个新练兵士，又有防兵几十个，将秋女士推推挽挽的，狼狈不堪。不一时已到轩亭口。但见星月无光，愁云凝结，阴风惨惨。那些兵士们都说：“好冷呀！”牛、马两老爷也觉毛骨悚然，看看四野寂寂，灯光又或明或暗。

看官：这时候正是六月初五，祝融司令，炎气方蒸，为什么风凄月暗，倒像了深秋光景呢？咳！有所不知。大凡一个人，刚想在世界上头轰轰烈烈的做一场事业，无缘无故的被人打断了他的兴致，又要把一个极大的罪名强压在他的身上，弄得他身首异处，志消名败，你想他的冤气下得下么？所以古书上说的“邹衍下狱，六月飞霜”，“齐妇含冤，三年不雨”，这都是天神交怒了，才致有这样的愁惨气象出来。在作者虽也是不信鬼神的，然而这个道理却也相信。我既信了这个道理，我就把人事和天灾细细的比较，确是一毫不差的。所以做了宰相的人，不管别的事情，专管着“燮理阴阳，调和民气”这八个字。你道这八个字没有什么道理的么？却是有大大的一个道理哩。可惜现在的那些宰相，都不懂了这八个字的道理，所以弄得民间好人渐渐的少了，歹人渐渐的多了。世界茫茫，都是些恶气冤气，十分之中，剩了分把的正气。你想这样的世界，那得不天灾连绵，民风日下的么！如今秋女士好好的一个热心办学的女子，忽被那一班官吏劣绅，乌遭遭的不问情由害杀了，难道不乖天理的么？咳！这个时候，莫说人要为他哭，天地要为他愁，我恐神鬼也要呼号，草木也要含悲的呢！

闲言少说，书归正传。且说牛、马两老爷见了这个光景，心中也不免害怕起来。正要命兵丁放枪压惊，忽听得远远里军乐齐奏，好像学堂里体操的样子。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声音，且听下回便知。

第七回 谈异事绅衿讥褚钩 说前因女士谏夫君

却说牛、马两老爷，押着秋女士一千人犯，刚到了轩亭口，但见星月无光，阴风惨惨，不觉心中有些害怕。正要命兵士放枪，忽听得一派军乐，由远渐近的走来。连忙打发人四边一找，回来报道：是府里派来弹压的一队警兵。牛、马两老爷听了，便觉心中一宽，那个胆子也就大了。不一时，警兵已到，牛、马两老爷就传命行刑。刀斧手一声答应，走将下去。片刻之间，把秋女士一千人犯，俱已杀了。牛、马两老爷一一验过，就命打道回衙，自去覆命不题。

可怜这秋女士只为着一腔热血，应了徐锡麟的聘，在明道女学堂内担了一个教习的责任，今日就遭此一劫。当夜斩决之后，轩亭口的地方，阴霾四逼，冤气迷天。直至次日，这股气还是聚结不散，弄得天容惨淡，旭日无光。绍

兴城里，三三两两的，都讲论这事，有的替他抱怨，有的替他剖白。

忽有一个尖头鼠眼、高颧鹰鼻的人，身上的打扮倒也不俗，穿一件湖色生丝的长衫，着一条雪青官纱的裤子，口衔雪茄香烟，鼻架金丝眼镜，嘴上略有几根胡须。他听了众人议论，便开口说道：“若论秋女士的所作所为，确是有些不大妥当。今日的祸，也是他平日的作为上召来的。”众人听了他这几句话儿，都望他瞧了一瞧。有一个年少的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褚钩先生。你为什么也在这里吃茶了？”褚钩先生连忙答道：“我今日闻得秋女士已经于昨晚处决了，我打谅这里诸位老先生必有一番议论的，所以也跑到这里来听听。”又有一个少年道：“我今日听见衙门里人说，富太守为了这件公事，着实的忧虑，本没有一定杀秋女士的主意。因为昨夜有个本地绅士，投了一张禀帖进去，说秋女士是和徐锡麟同谋的。富太守得了这张禀帖，才立刻叫山、会两县，把秋女士正法了。”那少年说到这里，先前那个少年说道：“照这样的说来，秋女士的命，不是被这绅士害掉的么？但不知这个绅士是谁，倒要查他出来，问他一问。”回头向褚钩先生道：“我知道你和秋女士也是很要好的，此刻你也该替他雪雪这个冤，把这个绅士留心的访他出来。”说着，两只眼睛不住的对褚钩先生看。褚钩先生见了，急得他面红耳赤，嘴里又支支吾吾的。旁边有一老者，向褚钩先生笑道：“钩兄，我闻得你和徐锡麟也是很好的，只怕也有人把你告发出来，这就不好了呢。”褚钩先生听了，不觉心中又忐忑起来，便假作不闻，向别桌上的朋友搭讪去了。众人见他这般光景，也觉诧异，只就不去追问他。

有一位白须老者说道：“你们往日都说秋女士好，我已早早看他不是个善终的人呢！你想一个女子，弄到了撇夫离家，自己便逞心适意的东飘西荡，嘴里又讲些什么家庭革命、男女平权的没理信话，这还算是个女子么？照今日的立宪时代，虽说女子也要自立，然而这自立的话，并不是无拘无束，可以撇了父母丈夫的自立。不过因为我中国的女子，往往嫁了一个丈夫，就像丈夫是应该养他的，他便终日盛妆艳服，献娇奉媚，除此之外，他就算为无事了。所以有‘男子讨家婆，必先要有养家婆的本事’这句俗语。此刻万国交通，风气大开，我中国的人，方才醒悟，四万万人的里头，就有二万万人是没用的。于是大家为女人想法子，叫他们要读书识字，要学些有用的女工、美术，学会了也可以当一项实业的。这样办将起来，自然女人也有了吃饭的本事，不至专靠着男人了。这就是女子自立的道理。若照秋女士的自立，真真叫做胡言乱道，算得什么呢！”众人听了那白须老者的话儿，也有说是的，也有嘴里不敢说非，心里却不以为然的。只因这个老头儿是绍兴人最敬重的，所以恭恭敬敬的等他说完了，还只是应着他，没有敢驳着他呢

又有一中年的人说道：“我常闻得人说，秋女士和徐锡麟有些瓜葛的。后来又听见秋女士和这绍兴府，也有些暧昧事情的。照今日的事看来，又像这说是不确了。”那白须老者听了，连忙说道：“这是没有的。我看秋女士的为人，宗旨虽然不很纯正，然这个守身的道理，我还保得住他是很明白的。不过这些人，都是喜造谣言，他们见了秋女士这样的洒洒脱脱，无男无女似的，就疑他有什么暧昧事了。这事我看是一定不确的。若讲到这个徐锡麟，本来他的父亲不大喜欢他的。”那个中年的道：“他的父亲见他做了官，反不以为喜欢，倒把他逐了出去，不要他上门。县里府里都存了案。也亏他老人家有眼力，此刻才没有被他害着呢！这真是知子莫若父了。”白须老者道：“可不是呢！他素来的议论都是荒荒诞诞的，后来做了官，不知怎么这个恩抚台竟把他当作一个能员起来。他受了恩中丞这般的抬举，也不想报报中丞的恩，倒反把恩中丞谋杀了，这真是个狼心狗肺的人呢。可怜那个秋女士，不过在他办的学堂里做了一个监督，如今也被他害杀了。众位想想，交朋友可不要慎重些么？”众人答道：“可不是呀！”那个少年又说道：“我闻得这里绍兴府和恩中丞还是亲戚呢，所以他办那秋女士，就办得这样的迅速，也是他以公报私的一段主意。”那个白须老者说道：“这里府尊和恩中丞是亲戚，我倒也听见过的。只是他们官场的脾气，是人在人情在的多。恩中丞倘然是活着，或者有这个以公报私的意思。如今恩中丞既死了，吾看也未必为此，大半是为着自己升官发财的地步。”众人议论纷纷，谈了一回，各自散去不题。

看官：但是这秋女士一生为人，我虽不曾细写出来，然看前头所说的话，不是秋女士是个极好的人么？为什么这个绍兴老头儿，忽然说他是撇夫离家起来呢？在下当初听了，也不大明白，不晓得是真是假。因此不惜工夫，就细细的把秋女士从前的历史，打听一回，方知道老者的说话，却也有些缘故。看官切莫性急，待作者把他慢慢的补叙出来，给众位知道。

闲言少叙。且说这个秋女士，原来幼承家学，长通经史，也是个名门闺媛。但只是他的生性和寻常女子不同，虽也喜欢着歌诗，却都是感世之辞。闻得他未出嫁时，有《感时》的一首诗云：

是紮麒麟蹶不前，匣中夜夜啸龙泉。

天生才气非无意，震荡乾坤待转旋。

诸君看他这首诗，就知他胸中的抱负了。咳，谁知这样一个女子，生在这个黑暗时代，已是他的不幸。岂料他命运不偶，又嫁着了一个保身守禄的京官，把他的志气几乎埋没。如今虽不曾埋没，然终究落了一个不好的名声，才致身受冤枉，还有人评论他的瑕玷呢。

且说这个京官，到底姓甚名谁，在下也不很明白。只知道这京官的性情，却也极合官场的时派。况他家是个世代做官的，也算得是家学源流了，这也莫怪。惟这秋女士是个巾帼须眉，女中豪杰，他的眼中心中那里容得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他自从十九岁过门之后，起先还有些儿女情深，伉俪倒也甚笃。后来看见他丈夫的所作所为，渐渐儿的不像起来，终日间吃花酒，叉麻雀，拥姬抱妾，寻花问柳。虽做了一个京官，看他倒像那没事人的一般。恰巧那庚子年的大变，女士也随夫在京。他想我的丈夫，平日虽不甚拿这个国家政事放在心里，眼睛前遇着了这等的大变，京城里头吵得皇帝出奔，百姓流离，他终究是个有责任的官儿，谅来也要动动心，振作振作精神，干干事体呢。谁知秋女士虽这样的望他丈夫，他的丈夫却仍旧是照常的一副没事干似的心肠。皇帝的出奔，百姓的流血，像和他是一无关系的。秋女士见了她丈夫这般形景，又瞧着国家大势，更觉一日不似一日了。想想自己虽有热肠，没奈何是个女子，况上头又有丈夫压制着，也轮不到我呢。于是心里觉得昏闷，就叫他丈夫买些新书新报来看看，借此倒可以消遣消遣。从此一路无话。过了几年，秋女士生下了一子一女，夫妻自然欢喜，这且不表。

一日，秋女士独坐绣房，手执着一本书，在那里点头儿嗟叹，一会儿又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咳！我自误了。咳！为人不识字，不看书，竟有这样的害处么！”看官：你道他为什么说起这样的一句话来呢？原来他看了许多的新书新报，今天在这新书里头，忽然间看见一段极惬心的议论出来。你道是个什么议论？却就是那男女平权、家庭革命这段议论。他一看见这般议论，就像大梦初醒，从黑暗之中见了天日的一般，把心中往日忧愁，尽行扫除。方想到凡人识了字，只看着几本子史经书，是不中用的，于是心中不免又加了一层羡慕外洋各国的文明来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他的丈夫刚在王府里头叉麻雀回来，走到里边，将要塞帘进房。忽听见他妻子在内自言自语的，一头叹气，一头说话，他就走将进去，说道：“夫人，你独自一个长吁短叹的说些什么来？”女士见问，便道：“我在这里想，我中国好好一个几千年的大国度，为什么弄到这个极弱极穷的地步？既被外人嘲笑，又受外人欺侮。国中枉有了四万万子民，却都是一个不能替国家分分忧、雪雪耻的。那一班大老官绅，更似醉生梦死，只知敲剥穷民的脂膏、贪图着自己快乐，娇妻美妾，斗富争豪，食了国家的俸禄，全不想为国家办一点事，出一点力。咳，我看他们还有一点良心的么？你虽是个小小京官，政府里头的事是不得与闻的。然而一官也应尽一官的职，若只是拿吃花酒、叉麻雀算正经事体，将真真正正事体反丢在脑后头去，这不是国家白白养了你们这班官儿了么？”女士的意思，欲将丈夫劝醒了，好帮着自己，轰轰烈烈的做一场。故此不惮烦言，竭力的规谏一番。

不知他丈夫听了如何回答，且看下回便知。

第八回 将差就错顽宦休妻 兔死狐悲囚牢赠钞

却说秋女士的丈夫听了秋女士一番规谏，便冷笑一声的答道：“夫人，你也太愚了呀！适才所言，虽也近理，但是国家的兴衰，民族的消长，大抵都关天运，非人力所能强挽的。况且从古以来，那有不败的国家？我中国几千年来，什么汉哩，唐哩，宋哩，元明哩，那一朝不是二三百年来，便要衰败一回，然后再盛？现在我们本朝几百年来也算是盛极的了。但是盛衰的道理，到底逃不过的。所以此刻的衰败，大约也是天运到了。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有了天大的本事，究竟还强不转这个天运呢！你不见李鸿章李文忠公么？他的经济，在中国也算得着没有第二个了，他操了一世的心血，终究还是个没用。所以今日朝中的元老，并一班天潢贵胄，都鉴于李文忠公的前车，不肯妄担责任。虽说燕雀处堂，是禽兽的心肠，然而得过且过，也是聪明人的作为。我虽不能及得张子房的才干，却也喜欢学着他明哲保身这句话儿。夫人，你又是女子，万一祖国有了陆沉的祸，决不有责备着你们女子的道理。何苦为了这些没要紧事，瞎操心呢！”秋女士听了，说道：“这本是你们男子的责任。我不过既和君成了夫妇，就不得不尽我的心，规谏一番。今闻君这番议论，是君的志向已经决定如是的了，我也不敢相强的。但只是我虽女子，却女子也知有女子的责任。我今只要尽了我女子的责任，也不枉人生一世了，不知君肯从我的志愿么？”他丈夫正欲开言，忽见一个丫环进来报道：“老爷，外头有人请老爷吃花酒，不知老爷去不去？”他丈夫听了，便笑嘻嘻的说道：“去去去，那有不去的道理么！”说罢，竟自去了。

这里秋女士见他溺志花柳，不想报国，贪着目前的快乐，忘了亡国的忧愁。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，说出来的话，都是没了良心似的，看来这段朽木是不可雕的了。只是自己一片热肠，终没个发泄的时候。看来欲行我的素志，必得先实行这个家庭革命。但是中国这个风气尚没有开，若真真实行起来，恐冒了天下人的不韪。千思万想，终觉不安。停了一会，丫环来请吃晚饭。女士便出去，吃过了饭，回到房里，自觉心中闷甚，就胡乱睡了。几日无话，暂且不提。

这日秋女士想着他丈夫已存了一个得过且过的心肠，劝也劝不转的了。自己的终身，若是依附着他，虽也可以过得些好日子，然我素日的抱负，却不是都要付诸流水了么？况在这个时势，女子也须要自立，万不可再有这依靠男子的心肠。秋女士想到这层，便定了一个主意，决计到东洋去走一趟，把外洋的风俗，实验实验。然后回到中国，提倡女界的文明，定要把二万万女同胞尽行唤醒，个个不受他们男子的压制。于是我这个家庭革命、男女平权的目的，方

能够达了。

时，他丈夫已进来了。秋女士便把这个主意，一一的告诉了他。他丈夫便道：“夫人，我承你前朝劝了我，我今日也要劝你一番。从来妇人家自应以柔顺为主，即天地的道理。虽说是天地并尊，然而究竟是天在上，地在下。至若阴阳两字，阴虽在上，终究是柔；阳虽在下，仍旧是刚。所以人伦的道理，自古迄今，终说是男贵女贱的。难道几千百年来，就没有个有才有德的女子么？这也是女子的应该要服从男子的道理。你也是名门出身，自幼也读过书的，岂不闻曹大家女诫上头说过的两句话‘生男如狼，犹恐其尪。生女如鼠，犹恐其虎。’这个曹大家，乃是历史上有名的才女，他为什么也说出这句话来？哈哈，夫人你是个聪明人，难道就想不出他的意思了么？”秋女士道：“咳，这叫做彼一时，此一时。君枉读诗书，连个经常权变的道理都没有懂得，但只知诗云子曰，拘泥牢了圣贤一两句话，死也不化。照你说来，竟是科举也不必废，立宪也不必立了！”说到这里，便长叹一声，默然不语。

忽听他丈夫问道：“夫人，我且问你，你这个游学日本的主意，可是决定了么？”秋女士道：“这个主意，我心中怀之已久，那有不决定的呢！况此刻时势已迫，风潮愈急，更是不容再缓的了。”他丈夫听了，“哼”了一声说道：“女子不出闺门一步，方是正理，那里有只身游到异国的道理！你虽厚着脸皮，不怕人家笑话。我这里却是堂堂阀阅的人家，凭你决定不决定，我不放你去，看你怎么样？”秋女士道：“君虽不准我去，然而人各有志。譬如君爱嫖赌，我也不能不许你。此刻我要游学，谅你也不得相强我的。君只知男人是应该压制女人，那里晓得男女是平权的呢！”秋女士这番言语，说得他丈夫心里一股无明火，直迸出天灵盖来，狠声的说道：“好好！我倒好好的劝你，谁知你越说越不是话了！怎么说来说去，终是些男女平权、家庭革命的话？不知你从那里去学得来的这混帐言语，就像着了魔似的，总劝不醒了。我如今也不犯着空费嘴舌来劝你，你若真个要去，你就去。只是莫怪我没有半点儿夫妻的情分，我可要和你离了婚，然后方放你去的！”

正说着，只见奶妈领着他的子女进来，问道：“老爷为什么不到王爷府里去，倒在这里和奶奶闹呢？”那两个孩子，却也乖觉，见了他父亲和母亲都是沉着脸，他也不做声，只是立着呆看。秋女士抬头见了他的子女，不觉一阵心酸，掉下泪来。他丈夫见女士下泪，认道是被我吓出来的，于是想索性把他吓一吓，或者倒可把他游学的心吓掉了，也未可知。想罢，便假做满面怒容，恨恨声的走了出来。到书房内写了一张离婚的书，藏在袖子管里，仍旧走到里边。见秋女士拉着他姊弟两个，在那里唠唠叨叨的，不知说些什么。便进房坐下，问道：“夫人，你到底去呢不去？”秋女士见他丈夫一脸的怒容

，便也狠声的说道：“这是我的素志，凭你怎样的摆布我，我终是要去的！”他丈夫听了，便在袖子管里拿出那张休书，望台上一掷，说道：“你去你去！你带了 这个，快快的去罢，不要在这里镇年镇日闹了！”秋女士见了这张纸头，便也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你既要实行休我，难道我就不能自立的么？”说着，伸手将那张休书拿起来，看了一眼，便折好了，向怀里一揣。他丈夫见女士真个将休书受了，直把他气得两眼发昏，怔怔的几乎回不过气来。半晌方叹了一口气，转身望外而去。

这里秋女士红着眼眶，想了一回，心中主意已定。即忙回过身来，对那丫环说道：“你将我的首饰衣服拿他出来。”丫环道：“奶奶此刻要这些东西做什么？”女士道：“我看你老爷这个光景，已经恨气把我休了，任凭我去。我想要他帮助些川资是不能的了，所以我想把这些首饰衣服并凑凑去当些川资呢。”丫环听了，便道：“奶奶，这是何苦来？好端端的在家里不好！吃的山珍，穿的绫罗，还要出洋做什么呢？”女士听了，便把丫环啐了一口道：“你这没志气的蹄子，懂得什么来！大凡一个女人，也要有些自立的本事。若是一生一世靠着男人家，还算得是个人么！你也不想想，自己也是个人，为什么去服侍人家呢？都是没有了自立的本事，才致要受人家的管束。我替你想，也该生些志气出来才好，怎么的还是这样一个傻法，只是贪着目前的快乐，忘了后日的苦处？”说着，又叹口气说道：“这个道理，你又不曾读过书，也难怪你不懂。你且把我的衣服首饰拿出来，不要你多管。”那个丫环被女士埋怨了一顿，便垂头丧气的自去開箱子，将衣服首饰一一拿了出来，用包裹包了，问道：“奶奶，叫谁去当？”女士道：“你拿出去，叫奶妈去当了就来。”丫环应了一声，提了包裹，去叫奶妈当去了。这里女士又归聚了一番，只将自己娘家带来的拿了，夫家的尽行留下。不一时，丫环拿了当的银子进来，交给女士收了，问道：“奶奶几时动身？可是一径到外国去么？”女士道：“我明日还要到各家相熟的姊妹处辞行呢，大约后日动身。先到绍兴，然后再起身出洋。”丫环又道：“姐儿和官官怎么样？带去不带去？”女士道：“这个我要带去的。”那丫环听了，也没言语。看看天已晚了，上了灯，吃过夜饭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，女士一早起来，梳洗已毕，便往各家姊妹处告辞一回。回来，天又上灯时候了。便命人将自来火门开了，点了一盏自来火，自己拿着一张报纸，靠在一张藤椅上看报。看未片时，忽地把张报纸往地下一掷，道：“中国政府真真是个丛中的鹤，水中的獭！定要把个祖国瓜分了才算呢！”看官：你道他看见了什么件事？原来政府里头，新近捉牢一个革命党人，口供没有审出，已把那个人关在牢监里，商量要把那个人定罪。虽没有口供，他们想造一个

出来，上头是一定准的，他们就要望赏哩。但据报上所载，这个人并不是革命党，实实是冤枉他的。所以秋女士见了，着实的替他抱冤起来了。一言表过。且说秋女士想了一想，这个人必定也是个维新人物。我虽不曾和他见过一面，但既是同志，就不见过面也是一样的。此刻闻得他客囊羞涩，在狱中极形狼狈。我虽女子，然仗义疏财四字倒还懂得。想要弄些钱去帮他狱中使用。

不知女士如何送去，且看下回便知。

第九回 自由女陶然初惜别 失父儿外舍暂相依

却说女士因怜同志构冤，又闻得他客囊羞涩，在着狱中苦楚不堪。便想自己刚为着川资没有，把衣服质典些在这里，横竖自家省些就是了，何不分一半去送他监里使用使用。女士想定主意，便连夜打发人暗暗的送了去，又嘱咐那人不要说出是我的。看官：秋女士在这个时候，自己正要用钱的当儿，他的丈夫又不肯帮助着他，为什么此刻又为着一个面不相识的人受了冤屈，他就连这点银子是当来的也不顾了，定要去分送这个面不相识的人呢？咳，这就叫做仁人爱其类，君子爱其党。秋女士为着中国人都不晓得物极必反的道理，死守着旧时的风俗习惯，不知改变改变。就有一两个维新的人物，他们反恨入骨髓，终日处心积虑，定要把这些人弄死了才罢。所以他见了内地这般的情形，又受了外界那般的激刺，就痛恨着那些守旧的男子，却最喜欢的是这等维新人物。今日听见这个受冤的人，为的是“革命”二字，他就热肠难遏起来了。便是他后来和徐锡麟、富太守等要好，也不过是这个心肠罢了。外人的议论什么意思不意思，都是叫做烂了舌头，瞎说瞎话呢。

闲言少叙。且说次日秋女（士）一早起来，梳洗已毕。行装是昨夜归聚好了的，所以此刻并无别事。他就带着两个亲生子女，叫人挑了行李。女士又走到丈夫的书房内，和丈夫辞别。他丈夫也没有别的说话，只说：“夫人这一去，前程万里，将来为中国女界大放光明起来，夫人你定能博一个铜像千秋。只是目下革命风潮遍地皆是，夫人你是一个女子，还求你留一步心，不要画虎不成，反类了狗。你我也是夫妻一场，故此来叮嘱你一番，听不听都在你自己的了。”女士听了，说道：“君家这话说得也是。但我不过要唤醒我女界同胞，提倡女界的自由权，才有此行，谁望什么铜像千秋？然而要这铜像，也没有什么难处。君家若是肯为国为民的做一番事业出来，难道就没有人替你铸铜像，作个纪念的么？”他丈夫道：“夫人这些话我也听得熟了，此刻还说他做什么呢？”于是女士又命他姊弟两个拜别了父亲，才动身出门。忽有几家女同志，在陶然亭设席饯行，差一个人飞奔前来邀请。秋女士得了信，便命家丁挑了行李，奶妈领了小孩先走，自己就同着那人，一径往陶然亭来。

不一时到了。只见众人都在那里等着，一见女士走来，便一齐迎出亭外来

了。秋女士连忙和众人让了一回，入内坐下，一一问好已毕。有一个中年妇女开言说道：“姊姊，你今日此行，又不知那年那月再能和我们聚首谈心。所以愚妹等特备下水酒在此，一则壮姊姊的行色，二则表愚妹等的微意。”又有一人说道：“姊姊，你今日上头为了国家，下头为了同胞，才致抛却富贵，独自一人到东洋去求学。这正是可钦可敬的事呢！”女士答道：“二位姊姊说的是什么话儿！我也不过尽我的心罢了，有什么可敬可钦的所在。但我此刻还要搭车到天津，赶着趁轮船去。时候又不早了，承蒙众位姊姊的盛意，只好心领了罢。”众人听了，齐声说道：“这可不依你的，定要吃了，方肯放你去呢。”女士央告道：“众位姊姊，难道还不知我的性儿么？我是不会客气的，实在今日还要赶着趁轮船。若然搭不着这部二班火车，就要耽搁日子了呢。求众位放了我罢。”众人见他真个是行色匆匆，也就更加钦敬他起来，便都公敬了他三杯，不再强留他了。秋女士见众人应允了，连忙辞谢出来，忙忙的赶往车站去了。这里众人送了他一程，也就各自回去不提。

且说秋女士这日搭车到了天津，连夜下了轮船，一路无话。一日到了上海，女士上岸去叫了一部小车，装着行李，又叫了两部东洋车，自己和奶妈领了两个小孩坐了，一径往曹家渡越兰石女士那里去。当下女士接了进去，见他带着两个孩子，同奶妈一同到来，心中甚是纳罕，便问道：“竟雄妹妹，这回可是归宁省亲，回府去看看令堂伯母大人么？”只听得秋女士答道：“姊姊，还有什么归宁不归宁，小妹今番来，简实大归了！”越女士听了，不觉一呆，方欲动问，秋女士便把和丈夫离异的情节，细说了一遍。越女士便道：“贤妹，你不要动气！我总怪你自己性子太躁，何必同他弄假成真，闹到这般地步。自己将来的孤苦伶仃，远不要说他，究竟外面的名誉也不好听的。”秋女士笑道：“啊呀呀！姊姊，你真旧极了。从此还我自由，无拘无束，我正乐得他这般。”越女士听他如此说法，只得笑了一声，也不言语。随后那秋女士又把此番要到东洋留学的说话，告诉了一番。

那越女士先前听得他说夫妻已经离异了，心中便有些不以为然。现在又听得他要单身东渡，往日本去留学，心中又暗暗的踌躇道：出洋留学原是很好的事情，但他的志气过高，宗旨又太新。况且他年纪尚轻，外边的世故人情又没有阅历过，恐怕血气未定，一见了新奇怪诞的学说，同那不知自由真理，只晓得自由、自由，逢人便当做口头禅说的这些妄人，他便要倾心相向，入他们的牢笼，受他们的诳骗，弄得陷入迷途，这是不得了的。非但把他好好的一肚文才，蓬蓬勃勃的一腔子热血，都埋没在不正之途，枉了他这一世，而且身家名誉，恐怕因此也要丧失堕落了。今天趁他还没有出去，我且先探听他的口气

，顺便便劝导劝导他，也使他出外谨慎一些。越女士想到这里，便开言问道：“竞雄妹子，难得你有这志气，有这愿力，情愿只身东渡，出洋留学，真是可敬的很。叫愚姊听了，怎不要佩服，怎不要羡慕？但不知贤妹到了那里，进什么学堂，要去学些什么专门学科？照贤妹的热心宏愿，素抱开通女界的主义，大约是女师范科，或是幼稚园、保姆学，或是那些改良家政的学科，这几样是女界最切己最要紧的事情，不知贤妹……”越女士说到这里，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那秋女士早把头摇了几摇，抢着说道：“啊呀呀！姊姊快不要说了，那些都是家常琐碎的小事务，就是学了回来，也是无关大计的。你想小妹的性子，做得来这些事么？我的宗旨是要救拔同胞，使女界二万万人都能自立。那才称得我的心呢。”越女士听了，便笑着说道：“啊，愚姊弄错了！如此说来，那么医学、看护学、蚕桑学，同女子的种种工艺，这几样一定猜着了。”那晓得那秋女士仍旧摇着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！”越女士急又说道：“这医学同看护妇，不都是可以救拔同胞的么？这蚕桑同种种工艺，不都是可以使女界自立的么？况且这女医生同红十字军中的看护妇，这两般职务与名誉，都是极尊贵的。外国很有许多贵族女子，都舍身去当这职业，以尽救济同胞的义务。我看贤妹的热心宏愿，正自和他们一般无二，胡不也去学了这个呢？”

秋女士即忙答道：“姊姊的说话原也不错，这几种果然是可以救济同胞可以使女界自立的。但在小妹看来，还嫌他没有什么用处，还不是救拔同胞和女界自立的第一层工夫。怎见得呢？因为凡事都有个本末内外的分别。形式同躯壳，便都是末，都是些表面的皮毛。精神便是根本，便是世界众生的主宰。我中国人的办事，往往都不明白这道理，不肯从根本上办去，所以终究办不好。现在小妹正要力矫此弊，凡事都从根本上入手，所以和社会上普通人的心理，有些不同的了。”越女士便抢着问道：“贤妹既如此说，那么只要凡事都从精神上办去，不要徒学皮毛就是了，那是再好也没有！为什么这几种还够不上你去学呢？难道这医学同蚕桑等类，都只有皮毛形式，没有一些儿精神可学的么？”秋女士急接口道：“姊姊，你又来了，怎么你聪明一世，今日竟真个懵懂一时了呢？并不是这医学种种都没有精神可学，只因为小妹的宗旨是在恰才所说的救拔同胞，使女界都能自立的几个字上头。现在姊姊所讲的这几种学问，都不过是救拔他们的躯壳，同表面形式上的自立罢了，还是将来第二层的事情，并不是根本上的救拔他们，同根本上的使他们自立。现在他们不自由不平权的黑狱里头，还没有放出来，怎能够就好算救拔他们呢？怎能够就好教他们自立呢？所以我的意思，是要替他们争回了这个自由，使世界上男人女子一例平权，那才是根本上的救拔同胞，可以使女界有自立的基础了。所以姊姊所

说的几种，小妹都用不着学他的。总而言之，小妹的学问，也没有地方可以去学。不要说东洋，任你是法兰西同英美各国，也没有这一科科学的。这回出去，也不过胡乱拣几样学学罢了。不过可以借此考查考查外边的情形，联络联络同胞的声气，多结交几个男女朋友，自己放些眼力出来，拣几个热心热血的真同志，将来可以大家帮助帮助。这便是我游学的希望。此外再可以多看看中国没有或是中国禁买的书籍报章，这也是我游学的益处。”

越女士一头听，一头在那里想道：咳，我说他志气过高宗旨又太新，不是果然么？我防他出洋之后，不要沾染了那些自由、自由的习气，那知道他坐在家里，不必沾染，已经是这样的了。真真是可怕得紧！越女士想了一回，现在听他说完了，便又接口道：“贤妹，你的宗旨是果然很高，很有道理，确是根本上的计策，愚姊见不到此。但是陈义太高，恐怕空有这个理想，到底不能实行罢。”秋女士道：“姊姊，你快不要说这些扫人兴致没气力的说话了。凡事能够实行，同不能够实行，都在做的人自己身上。只要做的人是实心实力，肯冒险冲锋，百折不回的行去，天下那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！就便现在社会上的心理不同，女界的大梦还不肯醒，一时不能就有效力。然而只要有了这个理想，将来终不怕没有实行的日子。即使我今生寿短，不能亲身干到，不能亲眼看见，但这男女平权、家庭革命的鼻祖，总不能说不是在他们不自由不平权的黑狱里头，还没有放出来，怎能够就好算救拔他们呢？怎能够就好教他们自立呢？所以我的意思，是要替他们争回了这个自由，使世界上男人女子一例平权，那才是根本上的救拔同胞，可以使女界有自立的基础了。所以姊姊所说的几种，小妹都用不着学他的。总而言之，小妹的学问，也没有地方可以去学。不要说东洋，任你是法兰西同英美各国，也没有这一科科学的。这回出去，也不过胡乱拣几样学学罢了。不过可以借此考查考查外边的情形，联络联络同胞的声气，多结交几个男女朋友，自己放些眼力出来，拣几个热心热血的真同志，将来可以大家帮助帮助。这便是我游学的希望。此外再可以多看看中国没有或是中国禁买的书籍报章，这也是我游学的益处。”

越女士一头听，一头在那里想道：咳，我说他志气过高宗旨又太新，不是果然么？我防他出洋之后，不要沾染了那些自由、自由的习气，那知道他坐在家里，不必沾染，已经是这样的了。真真是可怕得紧！越女士想了一回，现在听他说完了，便又接口道：“贤妹，你的宗旨是果然很高，很有道理，确是根本上的计策，愚姊见不到此。但是陈义太高，恐怕空有这个理想，到底不能实行罢。”秋女士道：“姊姊，你快不要说这些扫人兴致没气力的说话了。凡事能够实行，同不能够实行，都在做的人自己身上。只要做的人是实心实力，肯冒险冲锋，百折不回的行去，天下那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！就便现在社会

上的心理不同，女界的大梦还不肯醒，一时不能就有效力。然而只要有了这个理想，将来终不怕没有实行的日子。即使我今生寿短，不能亲身干到，不能亲眼看见，但这男女平权、家庭革命的鼻祖，总不能说不是我。”

秋女士正说得高兴，忽见老妈子已前来请用饭了。越女士便站起来，“请”了一声，秋女士等一齐到外间去吃饭。饭后，越女士又把“革命”二字，同他辩论了一回，劝导了一回。那晓得他立志甚坚，随你说得怎样，终是劝不过来。劝到后来，他反说道：“当时孔门的弟子，尚且各有各的志气，孔子也不能相强他们，不要说你我二人了。我也不能定要强你信从我这家庭革命，你也不必定要强我抛弃这个革命宗旨。姊姊啊，我也劝你不必多说了。”越女士见他这般固执，也没奈何他，只得付之一叹而已。过了两三天，秋女士便带了两个孩子，同奶妈一齐搭轮回绍兴母家去了。这里越女士见他行囊萧涩，便重重的送了一付程仪给他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再说秋女士回到家中，同母亲、嫂子等见过之后，大家甚是喜欢。后来谈起了夫妇休离的事情，又免不得彼此都哭了一番。他母亲也同越女士一般的埋怨了他几句。他是素性刚强激烈的，自然也不服他母亲的埋怨。后来他母亲又说道：“你既然被他离异了，那么你就在我膝前陪伴陪伴罢。好在我年纪也有了些，本来也是常常牵挂着你。如今常在一处，伴我晚年，也是你的孝道，也不必到什么东洋去了。”那晓得他又不肯。住不上十几天，他又向母亲、嫂子说了一声，说是“后天要动身出洋去了，哥哥那边，我也不写信去了，将来你们有家信出去，便托你们附一笔罢。”他母亲便说道：“就是你要出洋去，家中也可以再多耽搁几天。为什么住了没有几日，又要别我去了？你要去读书求学，也是有志气的事情，我也不再来阻你，但你宗旨须要纯正为是。只是我年纪大了，今日不知明日的事，你这一去，又不知要几时回来。恐你去得长远了，回来还见得着我没有！”说着，便大哭起来。秋女士此刻虽也伤心，因见他母亲如此，恐哭坏了他老人家，只得含着眼泪上来，同他嫂子把老太太劝住了。

到了动身那天，秋女士把两个小孩及一切重要事情，嘱托了他嫂子一番。回头又命他姊弟二人，对外祖母、舅母叩了几个头，便匆匆动身。他母亲和嫂子等人，一路送出大门。才走到大门口，回头看看两个小孩，也不觉一阵心酸，落了几点眼泪。自己又忍耐着，向他母亲拜了几拜。他母亲一面连忙把女士扶住，一面不觉也落下泪来。只因这时候女士要出远门，大家只好把苦咽下，各人又安慰了一番。女士就别了母亲、嫂嫂，竟自开船去了。这里众人送出大门，直看得女士的船看不见了，才行回到里边不提。

不知女士此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热心求学独走重洋 豪气惊人双跑电木

却说秋女士辞别了他的母亲，一路无话。这日到了上海，下了个栈房，也不再往越女士那里去了。等了一天，有了出口到东洋的轮船，他便即行搭轮动身。出了吴淞口，经过黑水洋，又过了绿水洋，这一日到了长琦。因这个地方，也有来往的搭客，并要上卸些货物，故在此停了一日。次日开行，过了盟司，方直往神户进发。

且说女士在舟中行了几日，觉得影单形只，心中不免有些郁郁不乐起来。又想起中国的国权，近年来只有落下去的日子，没有兴复的气象。那些百姓，又都是醉生梦死似的，全无一点儿振作的精神。我们女界中的同胞，更不消说了，只知道争宠献媚，那里有肯把国家两字放在心上的呢？想到这里，自己的心中倒觉得有无限的感触起来，便提笔写了两首七言的律诗出来。写的是道：

片帆破浪到沧溟，回首河山一发青。
四壁波涛旋大地，一天星斗拱黄庭。
千年劫炉灰全死，十载淘余水尚腥。
海外神仙渺何处？天涯涕泪一身零。
闻道当年和约地，至今犹带泪痕流。
驰驱戎马中原梦，破碎河山故国羞。
领海无权悲索寞，磨刀有日快恩仇。
天风吹面冷然过，十万云烟眼底收。
写毕，又默吟了一回。

忽见那些同船的人，齐在那里收拾行李，说道神户到了。女士听了，也忙把自己的行李也收拾好了，又把時計看了一看，已经下午一点三十分了。不一时，船已停住，搭客都纷纷的上岸，女士也随着众人上了岸。走了数步，忽见有一个所在，众搭客齐在那里站着。有几个日本人走出来，把众搭客的行李，一件一件的翻检。知道这个所在，大约就是什么检查旅具所了，便把自己的行李，也交给那几个日人翻检了一遍。然后雇了一部东洋车，到了中国会馆，拿一张小楷片送了进去。

里边即有招待员出来，接待女士入内坐下。一会儿，又有几个同乡人，走来向女士敷衍了一回。女士又将求学的意思，告诉了众人。众人听了，都是钦敬的很，替女士去告诉了会长。会长也出来，和女士说了些闲话。一面命人安排女士的住所，一面又和众人商量，替女士去寻学堂。次日就有人来，替女士介绍到本乡汤岛地方，一个女子高等学校里头。众人就和女士说了，女士也愿意得很，于是商议定当。女士又在神户闲逛了数天。一日，那个介绍人来说了

个进学的日子。等到那日，那个介绍人又来了。女士便收拾行装，辞别众人，随了那个人，搭火车往本乡汤岛去了不提。

且说这个本乡汤岛地方，女学堂共有两所，才算是大的，余外小的女学堂，也不知有多少。女士所来的学堂，叫做“附属女子高等学校”。这个学校里头的学生，共有四百个，教习也有二十几个。内中分专门、普通两班。专门的五年毕业，普通的三年毕业。他们的课程，共分八个门类。女士到了这里，便入了普通的一班。八门的科学，虽不必全学的，只因女士的质地聪明，所以他八门的科学就全学了。这且不表。

一日，遇着星期放假，女士同了几个同学的日本女子，出外闲游。走到一片古董店的门前，见里头壁上挂着一把半新不旧的倭刀。女士一时想起，我一个弱女子只身在外，虽说是天涯海阔任人走，然到底要有些防身的本领才好。可巧我学堂里头那位体操教习的刀棍也是很好的，我何不把这刀买了，就叫这位教习教练教练。想罢，便招呼几个同学的，一同走入店内。那开店的见了，连忙立将起来问道：“众位要买什么？”女士便指了那把刀说道：“你把这把刀与我看看。”那人就把那刀摘下，送与女士接了。女士便把那刀抽将出来，细细的一看。只见那刀长不满三尺，背阔槽深，锋利无比，果然是把纯钢的好刀，看罢便买了回去。从此女士又把尚武的精神振作，日日操练起来了。

这日，女士的同乡人徐锡麟来访他。原来这徐锡麟也在这本乡汤岛地方一个法政大学学校里习学法政，女士到了这里，也曾去拜望过他数次。因见他的为人慷慨激烈，非凡磊落，和他讲论起国家大事来，他便痛哭流涕，自有一种令人起敬的言语，所以秋女士就认他做天下第一位热心热血的人物了。况且女士的为人，也算得是中国女界当中最开通最文明的女子，因此徐锡麟也把女士很敬重的。二人就此结为知己，每逢星期日，不是女士往徐锡麟处去，就是徐锡麟到女士处来。今日又是星期放假的日期，锡麟因见女士早上不来，他就吃了饭，一径跑到这里。门上看门的见是熟客，也不拦阻。他就一口气走到了女士的自修室一看，里头并无一人。

正想回身往别处找去，忽听得自修室内豁喇一响，倒把他吓了一跳。认道里头有人在那里，便走进去四处一看，仍没有看见。他心里疑惑起来，低着头，想不出这个声音是从那里来的。正想着，忽一阵怪风从外头吹入，把台上的纸头豁喇豁喇尽行卷到了地下，他方想着方才的响声，也是风了。于是弯了腰，把地上的纸头一一替他拾了起来，理了一理。看见有一张纸头上写着几首诗，他便细细的一瞧。只见上写着道：

大雅一篇拟赠某君

大雅飘然思不群，鸡虫蛮触任纷纭。

腹中空洞容乡辈，天下英雄惟使君。
海市蜃楼消幻气，云台麟阁策华勋。
规抚成就非无本，广狭都由一念分。

锡麟看了这首诗，想了一想，也不知他所赠的是个怎么样人。于是又看下一首的题目，是和日人石井君的原韵。诗道：

漫云女子不英雄，万里乘风独向东。
诗思一帆海空阔，梦魂三岛月玲珑。
铜驼已陷悲回首，汗马终惭未有功。
如许伤心家国恨，那堪客里度春风。

锡麟看了，点一点头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好一个‘铜驼已陷悲回首，汗马终惭未有功！’这种心肠，莫说女界当中算得绝无仅有，就是我们须眉队里，恐也少有罕见的了！”说着，又往下看，只见写的是《红毛刀歌》。歌道：

一泓秋水净纤毫，远看不知光是刀。
直骇玉龙蟠匣里，待乘雷雨腾云霄。
传闻利器来红毛，大食日本羞同曹。
濡血便令骨节解，断头不俟锋刃交。
抽刀出鞘天为摇，日月星辰芒骤韬。
斫地一声海水立，露锋三寸阴风号。

锡麟看到这里，便击节称赞道：“好呀！这种女子，真真我们男人应该拜倒下风的了！怎么他的丈夫，竟把这样一位有才识的妻子不要，反倒把他离异了呢！咳，他的丈夫，真个是顽固党里的尖儿了。”

锡麟正一个人在这里替秋女士抱怨，恰好秋女士从后头走来。将到门口，忽见锡麟在里头坐着，手中拿着一张纸头，呆呆的也不是看，只是呆想。不知他想些什么呢，便开口问道：“徐大哥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锡麟正在想得神头上，忽听得有人叫他，便抬头一看，见是秋女士。看他穿着一身操衣，手提倭刀，满头是汗，便答道：“我来了一刻了。妹妹你从哪里来？”秋女士听了，一面走将进来，把刀挂在一边，一面答道：“我从操场里来。大哥你看的是什么？”锡麟道：“我方才来的时候，看见这里没有一人。正想到别处找妹妹去，忽然间这里有了声响，我就回身进来。”

见一阵风过，把台上的纸头吹了一地，我便将纸头拾了起来，替你理好了。因见这两首诗做得很好，故在这里偷看偷看，不料被妹妹撞着了。”女士笑道：“你说的是什么话！我生平最不喜欢这样鬼鬼祟祟的。一个人会了什么，原是要人家晓得的。只是我这几首诗也不大好，大哥你看怎么

样？”锡麟道：“很好很好！我最爱你两句，就是那‘铜驼已陷悲回首，汗马终惭未有功。’这两句话的口气，真个是悲叹淋漓，激昂慷慨！余者虽佳，然终不及这两句的好。”

女士笑道：“大哥，你看诗的眼力，倒也不差。我还有一篇《红毛刀歌》，你看见了没有？”锡麟道：“我正在这里看呢。”说着，低了头，又看将下去道：

陆口犀象水截蛟，魑魍惊避魑魅逃。
齿斯刃者凡几辈，髑髅成台血涌涛。
刀头百万冤魂注，腕底乾坤杀劫操。
口来挂壁全不用，夜半鸣啸声疑鸮。
英灵渴欲饮战血，也如磊块需酒浇。
红毛红毛尔休骄，尔器诚利吾宁抛。
自强在人不在器，区区一刀焉足豪！

锡麟看完了这篇歌，向女士说道：“妹妹，我看不出你，倒是没有一样不会的，而且没有一样会了不好的。”女士道：“大哥，你不要这样的过奖。谅来我是个女子，虽说是好，然终不及不到你们的呢！”

锡麟道：“妹妹，我不是要讨你的好，反说坏我们男界的同胞。你认道这些留学生，都是些出类拔萃的人才么？”女士道：“我起初何尝不是这样的羡慕他们呢。近来我到了这里一看，见他们也不过是学得些皮毛罢了。”锡麟接口道：“咳，说起来真要叫人气死！你道他们来到这里为什么的？原来都是为看那张文凭罢了。他们要了这张文凭，将来回到中国，就拿这张文凭去诳钱财，诳功名，全没一个肯为国民流血的。”女士道：“为国民流血的这话，大哥你也责备得他们太过。动物界的微生物，尚且惜着性命，何况一个人呢。我的意思，只要他们肯实实在在的学些真实本事，将来回到中国，也是尽心竭力的替国家办些好事，替国民打算些生计，这样就好了。若说要他们为国民流血，这不岂是个难事么？”锡麟听到这里，对女士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事体也是很难的。但照中国官场中的这些贪多不厌的官儿看起来，终究要弄出这件流血的事来呢。”女士道：“这些事体，管他们有没有，我们只须尽着自己的力量，照着自己的这个心做去就完了。”锡麟道：“好啊！各人行各人的志，我也是这么说呢。”又说道：“妹妹，你的宗旨究竟是怎么样的？”女士道：“我的宗旨阿，就是‘男女平权，家庭革命’这八个字。”锡麟道：“你这个宗旨若要达到目的，恐也是件很难的事呢。”女士道：“大哥，亏你说得出来！世界上头的事体，那一件不难？若怕了难，难道件件事体可以不做了么？”锡麟被女士一问，不觉问住了，讪讪的答道：“妹妹，我们

不要讲究这些了，横竖到头便见的。” 女士正色的答道：“大哥，不是这样说的。一个人的宗旨一定，便是千难万难，也要做将去的。” 锡麟听了，更把了面孔飞红了，自觉失言，如今被他问得一句也回不出来。只得假装着伸手在台上拿了一本书，一面看书，一面答应了个“是”字，便不言语。女士见他没意思，便也不再问他了。

停了一会，锡麟开口说道：“妹妹，你天天学着体操，如今操得怎么样了？” 女士道：“也不见得怎么样。方才去和几个同学的赛跑了一会，倒被我跑过了他们好些路呢。” 锡麟笑着说道：“我在学堂里头，也是日日操的。别的倒没有什么见得，只是这个赛跑，每跑一次，我定是第一的。妹妹你在这里，也是赛跑队中算第一的。今日左右无事，我想和你赛跑去，使得么？” 女士道：“使得的。我们也比较比较去。” 锡麟道：“我们不要在操场里头跑，我和你到外头去，依着电线的木头跑，你去不去？” 女士道：“也是一样的啊，怎么不去呢。” 于是二人一齐走将出来，拣了一个空旷的所在，依着第一根电线木跑起。跑了有两里路光景，秋女士终究是个女子，那里跑得过。二人跑过了之后，又到各处闲逛了一回，方各回去不提。

且说锡麟在这里留学，已经多年了。他原是中过的一位举人，因在绍兴时，专门和一班旧学究做对。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喜欢旧学的人物，见他儿子这般形景，就不大喜欢他。常常对人说道：“锡麟这个不肖，若然被他得志起来，定要闯出灭门的祸事的。” 后来锡麟东洋回来的时候，就捐了一个道衔，指分在安徽省里候补。那个安徽抚台章中丞很赏识他，派他做了巡警学堂的总办，又兼办了几个差使，当时人人齐称他是红道台。绍兴城里，有几个被他骂过的乡绅，见他做了一个红道台，便也去巴结巴结他，又在他父亲面前说些好话，趋奉得他们父子两个着着实了不得。

倒是他的父亲常常替他的儿子忧虑，每把些事君以忠的道理，写信去教训他。争奈锡麟的心肠，终不肯改将转来呢。他父亲因见劝他不醒，便暗暗的在绍兴府里存了一张案。所以后来锡麟把恩中丞刺杀了，只有锡麟一个人受罪，他的父亲也没有害着，这正叫做知子莫若父了。但只可惜了锡麟的兄弟徐伟，他虽是也在东洋留学，然而宗旨是不同的。不知安徽的那些官儿，为什么的定要把他关禁起来，直到今日，还没有放他呢。这些都是后话，一言表过不提。

且说秋女士在那个学堂里头，读了一年有余的书，把那些科学都学会了。这时候，徐锡麟已经回国，他的知己也就少了。他便也收拾行装，起身内渡。这日到了上海，轮船停泊好了，他便上岸来，叫了东洋车，一径到曹家渡越兰石女士处来。那个越女士正在里头，和几个女学生，并自己的一个女儿，讲论

书史。忽见一个老婆子进来报道：“奶奶，外头有个东洋女子要见奶奶。我不认得他，叫他到外头等一等。他说和奶奶是素来认得的，不消通报，他就在后头跟进来了。”越女士听了，一时也想不出来。正要走出去看是个什么人，忽听得有人喊道：“姊姊久违了！”越女士听见这个声音，就晓得是秋女士了，连忙迎将出来。只见秋女士全身的打扮全是东洋装束，便笑说道：“啊呀呀，简实是个东洋女子了。你这样的打扮，莫怪方才那老婆子要不认得你。就是我自己，若不是听了你口音出来，恐怕也要弄不清了。”秋女士也笑道：“难道真个像的么？”越女士道：“简实和那从前会过的菊池夫人千代子一般无二，竟全没有一些中国人的气味了。”说得众人都大笑起来。越女士一头笑，一头挽着秋女士的手说道：“我们里头去坐了再说罢。”于是众人齐到里边坐下。

彼此问好已毕，越女士便问秋女士道：“妹妹，怎么你到了日本，一封信都没有与我？难道我前回劝了你这一番，你就见怪了么？”秋女士见问，急忙答道：“姊姊，你说那里话来！这些闲谈，说过就算了，那个还把他记在心上。姊姊，你也太多心了。”越女士笑道：“我也不过说说玩话罢了，你也不必当真。”随后秋女士又把在日本的情形，一一告诉了越女士，又把此刻回来的原故也说了一遍，然后二人又叙了些离别后的话儿。越女士忽一眼看见秋女士腰间挂着一把短刀，便问秋女士道：“妹妹，你这把刀是在日本得来的么？”

不知秋女士答何言语，且听下回便知。

第十一回 耳热慷慨悲歌 披忱殷勤劝告

却说越女士和秋女士讲论些别后的情形，忽见秋女士身边挂着一柄倭刀，便问他可是在东洋买来的？众人听了，也一齐走来观看。秋女士回答了一声“正是”，便把刀解将下来，抽刀鞘，送与众人看去。又对越女士说道：“小妹以一弱女子身，只身走万里，渡重洋，到海外求学，所赖以自卫的，全亏得这把宝刀呢。况且我生平也没有一个知己，这宝刀清如秋水，凛如严霜，抱革命的宗旨，有流血的本领，侠骨“”，人不敢犯，杀得人，也能救得人，正和小妹有一般的抱负。所以小妹近来便把他当做个知己，因此上终日和我影形不离的。”越女士笑道：“贤妹好侠负义，果然配用这把宝刀。前次听得你有赠送狱囚使费的一事，真是令人敬佩不遑，真不愧‘鉴湖女侠’的四个字。但是你带了这刀往来重洋，进出内外口岸，那些经过的关口，难道都不来盘查你的么？”秋女士道：“那些卫身的家伙，有什么要紧？外国的文明法律上边，都许人可以自由携带的，没有什么犯禁的道理。不要说小小的一把倭刀，就是七响九响的手枪，也可以带得，这值得什么大惊小怪！”越女士又道

：“ 在国外呢，那倒本来不怕什么。所怕的是我们中国内地的关卡，倘被他们看见了，恐怕就要把贤妹当作革命党了□！”

秋女士笑道：“姊姊，怎么你近来的胆子竟如鼯鼠一般的小了！凡事总要讲个实在，不能无凭无证，就把人诬作革命党的。我脑筋里虽也有个革命宗旨，但是我的家庭革命，和他们的种族革命、政治革命是冰炭不相投的。我在东洋，见了那些革命党里的人物，理都不大去理他们的。因为他们这班人，都是些能说不能行的。竟有几个连‘ 革命’ 二字也解不清楚，种族的分合是更不懂得，不过随潮附流混个热闹罢了。就是那个徐锡麟，我也嫌他的主义太狭。我和他结交，也不过慕他的一个血心罢了，宗旨是也是各人行各人的。我既没有政治上种族上的革命凭据，那 要 怕 他 们 做 甚？”越女士又正色的答道：“竞雄，你不要这般说。现在外边是世路崎岖，实在危险得很！小心谨飭的人，尚且要被人诬陷，不要说像你这般率直无忌的人了。竞雄妹子啊，我劝你以后总要留心一些，才是道理。” 秋女士勉强点了点头，说了一声：“领教。”

正在这当儿，只见一个老妈子进来，说声：“酒席已安排好了，请奶奶们出去用酒罢。” 秋女士立起来道：“ 姊姊何必如此客气！” 越女士道：“ 也没有什么盛席，不过略备水酒一杯，替贤妹洗尘罢了。” 秋女士也不谦逊，便一同走到餐室。大家分宾坐下，那两个女学生，同越女士的女儿，也坐在两旁陪席。大家且饮且谈，无非又谈了些东洋学堂里的情形，同日本的风景名胜。不一会酒过数巡，秋女士有些酒酣耳热的态度，忽然间长叹一声的说道：“纵有千杯，只是难消却我胸中的块垒！” 说罢，便起身取了把刀，在筵前大舞起来。但见他舞得寒光闪闪，只见刀，不见人，真个是花团锦簇，不让古人。秋女士舞了一回，重又入席，再喝了一盅酒，便向越女士问道：“姊姊，我醉了么？” 越女士笑道：“不醉！不醉！这是妹妹素来的豪气如此。况今日久别重逢，理应有这般兴致。” 秋女士见越女士赞他有豪气，听了心中更自起劲，便说道：“ 古来男女侠客，都是使剑的多。我没有宝剑，故就把这宝刀，当作宝剑了。” 说着，又见那边摆着一张风琴，便走到那边，坐了下去就踏，嘴里说道：“ 我有一只宝剑歌，待我来唱与你们听。” 一头说毕，一头便按着腔调，且踏且唱起来。越女士和两个学生静悄悄的，听他唱道：

宝剑复宝剑，羞将报私憾。

斩取国人头，写入英雄传。（一解）

女辱咸自杀，男甘作顺民。

斩马剑如售，云何惜此身。（二解）

干将羞莫邪，顽钝保无恙。

咄嗟雌伏俦，休冒英雄状。（三解）

神剑虽挂壁，锋芒世已惊。

中夜发长啸，烈烈如泉鸣。（四解）

歌罢，越女士和两个学生俱叹赏不已。秋女士道：“姊姊，我酒力不胜了，我们大家吃饭罢。”伺候的婆子便盛上饭来。众人吃了，盥漱已毕，秋女士又和众人说了些日本地方的风土情形。看看自鸣钟已到了两点十八分了，于是大家安寝，一宿无话。次日，秋女士一早起身，即往他几个相熟朋友处去，拜望了一天，仍回到曹家渡安歇，一连住了几日。

这日，正在和越女士闲谈些兴学创报的话儿，忽见一个人送了一封书信进来，说是“绍兴来的”。说罢，便回身去了。这里越女士把信拿在手中一看，向秋女士说道：“妹妹，是你府上来的。”秋女士闻说是他家中来的信，便接来拆开一看，不觉“阿呀”了一声，那个眼泪直流的流下来了。越女士见了，便也吃惊道：“什么件事，妹妹便慌张到这样呢？”秋女士哭着说道：“姊姊，我的母亲不好了啊！”越女士听了，也着急的说道：“几、几、几时不好的？”秋女士道：“昨日早上八点钟去世的。我本想在这里再住几天，运动那些稍稍开通的女同胞，凑些资本，创办一个女报馆出来，如今是定要回绍一次了。我打算今天就要动身。”越女士见他归心如箭，也不强留。当日秋女士随即收拾行李，辞别了众人，直向绍兴进发。一路无话。

这日到了绍兴，秋女士上了岸，叫脚夫挑了行李，一径来到家中。只见墙门大开，里边哭声震耳。秋女士虽是英雄心肠，到此不免也要苦噎咽喉，大哭起来。也不顾亲朋戚族都在这里，他便从大门外头哭起，直哭到里边，跪在灵前，号啕大恸。众亲友见了，也都替他落下泪来。他的哥哥秋裕章，在孝闱里头听见了他妹子的声音，便出来把秋女士搀起，兄妹见面，又大哭了一场。众亲友齐来相劝了一回，不消细说。秋女士走进孝闱，和他嫂子相见过。裕章道：“妹妹，我前日得着你一信，知道你东洋已经回来了。只是你为什么不早一日回家？如今母亲不能见面了呢！”秋女士听了，不觉又呜咽起来，说道：“哥哥，我这一番的苦楚，一时也说不尽来。我自东洋动身，到了上海，闻越兰石姊姊说母亲哥嫂都是平安在家，故此我就放下了心，要想在上海干些事业的。谁想起母亲要长别我的呢。我前年出门的时候，母亲以年老多病，不能再见为虑，不料今日果应其言。”说罢，又大哭起来。他的嫂子上来把他劝住了。裕章见他妹子哭得这样的凄惨，不免自己也陪着他呜呜咽咽的哭个不住。此刻见他妻子来劝，便也收了泪，对秋女士说道：“妹妹，你且去吃些饭再来。”秋女士道：“我这时候也不觉着饿

，停一回吃罢。”

正说着，秋女士的女儿并儿子，他两个正在后头玩得起劲，忽听见人说他的母亲回来了，二人连忙跑了出来，叫应了。秋女士见他二人也长了许多出来，便说道：“你二人在那里玩呢？”姊弟两个那里肯实说，支吾了一回，便望他母亲怀里一滚。秋女士一头抚弄着子女，一头向秋裕章问道：“哥哥，母亲的病是几时起的？”裕章道：“是前月起的。我回来的时候，病已着重了。至前日下午，便觉模糊不省得人事。直到半夜过后，才开一声口，后来又不开口了。及至临终的时候，又要了一口茶吃，糊糊涂涂的向吾说道：‘你妹子出洋去了。’我回覆他说：‘已经回来了。’他听见这话，便睁着眼，说道：‘回来了么？怎么不回来呢？’”秋女士听到这里，那个苦块，已噎住在喉咙里了。呆了半晌，才又听得他哥哥说什么“离异了你妹子，你要不好好的养着他，我在地下不瞑目的。”他哥哥尚未说完，已经把个秋女士哭得不像人了。女士的子女，见他母亲这般光景，也呜呜咽咽的哭起来了。一时哭声震地，把个死人几乎要哭醒呢。

外头众亲戚听见了，一齐进来，把秋女士劝住。又有一个人进来，向裕章说道：“外头帐房里有事，请你出去一趟。”裕章答应了一声，跟了那个人去了。这里众人又和秋女士叙了些闲话，并劝他不要过于悲伤了。不一时天又晚了，众亲友也都告辞回去。一宿无话。次日诸事已毕，秋裕章在家守制，这也不消说得。

且说徐锡麟自东洋回来，便在绍兴开办了一个大通学堂，后来又开办了一个明道女学堂。正因这个女教习一时难觅，他便想着秋女士。闻得已经回国，此刻他在家守孝，尚没有事，何不去请他出来，担任这个责任，谅来他也是愿意的。徐锡麟打定了主意，便亲身走到秋女士家中，当面和他商量。果然秋女士一口应允，并不推辞。从此秋女士就在明道女学堂，当了一个教习的责任。后来锡麟到了安徽候补，就把这监督的责任，也卸在秋女士身上去了。好一个有才有学的女士，一身兼了两役。他也不把他放在心上，只是尽心竭力的，把个明道女学堂办得整整齐齐，女学生便一日多似一日了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一日，秋女士作了一篇白话的浅说出来，命名曰《敬告姊妹行》。他做了这篇浅说，就用印字的机器印了二千多张，派人传送出去。一时绍兴城里的乡绅大户，茶坊酒肆，都送到了。当时作者也在绍兴城里，同了几个朋友在一爿评议居的茶馆里吃茶。看官：这“评议”两字，倒像不配放在茶馆里招牌上的，为什么他们绍兴人提出这个茶馆的招牌来呢？哈哈，原来有个缘故。因为这个茶馆里头的一班茶客，都是那绍兴学会里头的会员。那班会员，无论学会里有事没事，每日定要到这里一次，或议事，或闲谈，这里就是他们的叙

话所在。所以人把这片茶馆，就叫做评议居了。闲言少叙。且说作者那日也接了这篇浅说一看，倒觉得字字有血，句句有泪，实在写得淋漓尽致。令人读了一遍，不由的那股热血，就往上涌将起来。你道他写的是些什么呢？诸位不嫌讨厌，待我慢慢的想他出来，抄给诸位看看，望诸位见了这种血泪似的浅说，也去念给那些不识字的女子听听，庶几不枉作者抄他的一段工夫了。闲言莫叙，且说他写的是道

我的最亲最爱的诸位姊姊妹妹呀！我虽是个没有大学问的人，却是个最热心最爱国爱同胞的人。如今中国不是说道有四万万同胞吗？但是那二万万男子，已渐渐的进了文明新世界了，智识也长了，见闻也广了，学问也高了，声名是一日一日的进了。这都亏了从前书报的功效！今日到了这个地步，你说可羨不可羨呢？所以人说书报是最容易开通人的智识的呢。

唉，二万万的男子，是入了文明新世界了。我的二万万女同胞，怎么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底下，一层也不想爬上来？足儿缠得小小的，头儿梳得光光的，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，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，粉儿白白，脂儿红红的搽抹着。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，吃的穿的，全靠着男子。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，气恼儿是闷闷的受着，泪珠儿是常常的滴着，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，一世的囚徒，半生的牛马！试问诸位姊妹，为人一世，可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？还有那安福尊荣，家资广有的女同胞，一呼百诺，奴仆成群。一出门真个是前呼后拥，荣耀得了不得；在家时颐指气使，阔绰得了不得。自己以为我的命好，前生修到，竟靠着丈夫，有此安享的日子！外人也就啧啧称羨：某太太好命，某太太好福气、好荣耀、好尊贵的赞美。却不晓得他在家里，何尝不是受气受苦的？这些花儿朵儿，好比玉的锁，金的枷；那些绸缎，好比锦的绳，绣的带，将你束缚得紧紧的。那些奴仆，直是牢头禁子，看守着。那丈夫不必说，就是问官狱吏了，凡百命令，皆要听他一人的喜怒。试问这些富贵的太太奶奶们，虽然安享，也是没有一毫自主的权柄罢咧！总是男子占了主人的地位，女子处了奴隶的地位，为着要倚靠别人，自己没有一毫独立的性质，这个幽禁闺中的囚犯，也就自己都不觉得苦了。

阿呀，诸位姊妹！天下这奴隶的名儿，是全球万国没有一个人肯受的，为什么我姊妹却受得恬不为辱呢？诸位姊妹必说我们女子不能自己挣钱，又没有本事，一生荣辱，皆要靠着夫子，任受诸般苦恼，也就无可奈何，委之曰“命也”。这句没志气的话了。唉，但凡一个人，只怕自己没有志气。如有志气，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，自活的艺业呢？如今女学堂也多了，女工艺也兴了，但学得科学工艺，做教习，开工厂，何尝不可自己养活自己呢？也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。一来呢，可使家业兴隆，二来呢，可使男子敬重，洗了

无用的名，收了自由的福。归来得家族欢迎，在外有朋友教益，夫妻携手同游，姊妹联袂而语，反目口角的事都没有的。如再志趣高的，思想好的，或受高等的名誉，或为伟大的功业，中外称扬，通国敬慕。这样美丽文明的世界，你说好不好？

难道我诸姊妹真个安于牛马奴隶的生涯，不思自拔么？无非僻处深闺，不能知道外事，又没有书报，足以开化知识思想的。就是有个《女学报》，只出了三四期，就因事停止了。如今虽然有个《女子世界报》，然而文法又太深了。我姊妹不懂文字的又十居八九，若是粗浅的报，尚可同白话的念念，若太深了，简直不能明白呢。所以我就要想办一个《中国女报》出来，内中用着文俗两路文字，以便姊妹们的浏览。这也算我为女同胞的一片苦心了。

但是凡办一个报，如经费多了，自然是好办的，如没有钱，未免就有种种为难了。所以我前头想在上海集个万金股本（二十元做一股），租座房子，置个机器，印报编书，请撰述编辑执事各员，像像样样，长长久久的办一办，也不枉是个中国的女报了。为二万万女同胞生一生色，也算我们女界不落在人后了。自己能立个基础，后来诸事要便利得多呢。不料我将章程托《中外日报》登了几日，直到今日，没有个人来入股的！唉，照此看来，我们女界的情形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想起来实在是痛心的呢！我说到这里，泪也来了，心也痛了，笔也写不下去了。但这个办报的心，就这样的冷了吗？却又不忍使我最亲最爱的姊妹妹妹们，长埋在这个地狱当中。所以我今朝和血和泪的做出这篇白话浅说来，供我姊妹们的赏阅。天下凡百事体，独力难成，众擎易举。如有热心的姊妹，肯来协助我一助，则中国女界幸甚！中国亦幸甚！

众位，你道绍兴的学界绅界女界，看了他这样痛哭流涕的一段白话，他们应该怎么样的起敬他，帮助他呢？咳，真真是再也想不到的！原来他们看了这段白话，也不去起敬他，也不去帮助他。反有一等顽固的绅士，说他这种言语，实在荒唐得很！若使通国的女人，个个依了他这个心肠，不是我们男人反要被女人压制了么？所以这件事体，断断乎依不得他的呢！

后来，秋女士见仍旧没人来理他一理，他也无可奈何。只是他这副救拔女界的心肠，终不肯冷的。于是就把自己的心血钱，并在几个亲熟姊妹处借些，拼凑拼凑，就托书局里头代印了几册报纸出来。然而没有人去看他的报，他又没接续的经费，将自己拼凑得来几个钱用完了，也只得停止了。从此也没有人去帮助他，他自己又没有力量，遂将这个办报的念头搁了起来。后来见富太守和他亲近了些，富太守的母亲又爱上了他，将他认做了干女儿，他便和富太守商量，想要把这个报重新整顿起来。争奈绍兴的那些绅士，又极力的撻掇着

富太守，不要帮助他。富太守听了绅士的话，也便不答应了。秋女士一番高兴，又落了一个空，从此把这办报的头念丢在脑后，再也不提起了。

直到次年，放过了暑假，不知他怎么的又把那个办报的念头想起来了。不料他正在想这个念头的时候，就被徐锡麟闯了一个叛逆的穷祸出来。官场正在疑着他，只是尚没有定他的罪名。那知一个人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就有那个专会拍马屁、走乖路、害好人的绅士，又把他告了一个从逆。那个富太守也是个只要自己升官发财保太平，就不问问明白，竟以人的性命，当作杀鸡杀鸭一样。得了这混帐绅士的一个禀帖，就如奉了王命了，在牢监里拿个秋女士绑了出来，押去便杀。咳！真真可惜，秋女士一片热肠，想要把中国女界的睡狮唤醒，不料他大志未偿，为了一个徐锡麟，就白送了一条性命！

女士的哥哥秋裕章，虽然是个男子，争奈他入了官场的人，早把这“革命”二字，怕得比见了阎罗王尤怕。他听见妹子为了革命党死的，便吓得连自己祖宗传下来的那个姓都几乎不要了。虽也晓得他妹子的死是冤枉的，然而终究不肯出头，替他妹子伸伸这口冤气。咳，这个秋裕章的心思，也不过是为着这个官儿舍不得罢了，性命还是第二层呢。这也是官场中人固有的性质，也不必独去责备他的。惟是那些绍兴的绅士，为什么既晓得秋女士的死是冤枉的，也是钳口结舌，噤若寒蝉，独不肯发一句公论出来？这也是有关国家大局的事呀，不是专为着秋女士一人的冤枉呢！

倒是那班小百姓心里，还有些公是公非。听得人说明道女学堂的女监督秋瑾是被富太守冤枉杀的，便都鸣起不平来了。一人传十，十人传百，一时聚了无数的小百姓，议论得要和富太守问个杀秋女士的缘故出来。当时又有一个本地绅士，听见说百姓不服起来了，便连忙三步两步飞跑到华（府）衙门里，和富太守说了。富太守听了，一时也没了主意。还是那个刑名老夫子，肚里的鬼计策倒也很多。他听了这话，便冷笑了一声，走到富太守身边，附耳# 了一回。只见富太守顿时笑逐颜开，不似先前那副丧家犬的样子了。

究竟老夫子说的是什么话，且看下回便知。

第十二回 安民一时掩耳 勒石千载留名

却说富太守听了绅士的言语，一时没了主意，心里又忐忑得什么似的。幸亏那位刑名老夫子想着了一个绝妙的计策出来，富太守才笑逐颜开，对老夫子点了几点头，说道：“老夫子真个是智囊了！”老夫子道：“东翁也不必去讲究什么智囊同酒囊哩，如今第一件事体，把这些小百姓掀平了再说罢。”富太守连忙答道：“是的是的，就烦你老人家起一个稿子出来，好叫他们誊去。”

那老夫子听了，便立刻起了一张稿子。富太守看了，嘴里不住的说“好

好”，一面就把这张稿子发到稿房里誊去不提。

且说那些百姓，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，忽见街头巷口，茶坊酒肆，都贴着无数的告示。内中就有几个识字的，在那里昂起了头儿，朗朗的念道：

为出示明白晓谕事：照得大通学堂体育会事，前奉抚台密札，据金华府电禀，武义县获匪聂李唐等，供出党羽甚众。内有赵洪富缙云人，在绍兴体育学堂司帐，勾结大通学堂党羽，希图接应起事，饬即密拿等因，当即密访。果有女匪秋瑾，勾通竺绍康、王金发等，图谋不轨消息。遂禀奉抚宪，派兵拿获。而秋瑾竟敢开枪拒捕。又在学堂内搜出九响快枪四十余枝，十三响快枪一枝，夹弄内搜出弹子六千多颗，又有悖逆论说，及伪造军制单字样。当堂提问时，秋瑾亦承认不讳，并认竺绍康、王金发等，亦曾相识。拿获秋瑾时，在其手中夺得七响手枪一枝，装有子弹。续奉抚宪电，准安庆电，据徐锡麟之弟徐伟供，徐锡麟与秋瑾同主革命。可见秋瑾图谋不轨，在在确有证据，此次正法，并无冤枉。民间均多误会意旨，合再明白示谕。现匪首秋瑾已经正法，竺、王两匪在逃，如有人拿获竺绍康、王金发二匪者，每获一名，赏一千块洋钱；如有来府报信，以致拿获者，每获一名，赏五百块洋钱。至于学堂，乃是奉旨所开；学生乃国家所培养，断不能因大通学堂之故，概以大通学堂例之。如有不肖之徒，敢与学生为难，一经本府知悉，定当重惩不贷。

当重惩不贷。看官：这张就是绍兴府安民的告示，就是方才富太守和那位刑名老夫子商量出来的。内中所说的竺绍康、王金发两匪，就是五月十八日被浙江巡防沈副将，在武义县界杀败的九龙党的头目。他们两个人，原是著名的匪党，久在武义县界内抢掠百姓的，所以百姓也都恨得他两个人了不得。如今富太守杀了一个没罪的秋瑾，见百姓都要替秋女士呼冤起来，他就着起急来了。连个情节都没有弄弄明白，就是这样牛头不对马嘴的出了一张谎说告示，把个秋女士硬揷在匪党里头。可惜那些百姓，也不过是一时的公愤，究竟都是些没主意的。果然一见了这张告示，就认做秋女士真是个匪党了。便把那股要替秋女士伸冤的气焰，一齐丢往东洋大海里去，不言不语的各自散了。绍兴的绅士，虽明知这张告示是富太守的撒谎，然都是和富太守有些来往的，故也不肯说出这个缘故来呢。后来亏得各处报馆里头晓得了，才把这张撒谎的告示，细细的用白话浅说，驳了他一驳，登在报上，全国的人，方才都晓得富太守的故加人罪呢。这是后话，不用细表。

且说这位越兰石女士，自从那日得了秋瑾的死信，便做了一篇秋女士的传，托报馆里登了出来。报馆里也著了几篇公论，连一连二的登将上去。就惊动了许多女界的通人，并各处学界中热心肠的学生教习，一时飞函打电到报馆里的，络绎不绝。又有一等不惧权贵的人，竟直电浙江抚台，请问杀秋女士的理

由。这时候浙江省里大小官员，都没了主见了，有的竟埋怨富太守的作事过于操切，如今被各处学界中人，问得没有回答了。富太守得了这个消息，更加着急得了不得，仍旧去和那刑名老夫子商量。那个老夫子，虽说肚里的鬼计是多的，如今也弄得捣不出什么鬼了。还亏他费了两日两夜的苦功，想着了一个嫁祸于人的法子，便和富太守一说。富太守得了这个计策，就喜欢得如死了再活似的。便连夜上省，到了章中丞那里，把老夫子教给他的说话，一一和章中丞说了。

章中丞是个极颀硕的人，听了富太守一片鬼话，便把抱怨富太守的念头，移到了山阴县牛令身上去了。然而这个计策，不过是富太守自己要卸罪的法儿罢了，究竟还想不出个对付各处学界的计策呢。当时章中丞和富太守说道：“你杀了秋瑾之后，那些绍兴绅士，怎么倒没有什么话儿呢？”富太守连忙弯着腰，缩着头，恭恭敬敬的说道：“那些绅士，都是和卑职有交情的，所以没有什么说话。倒是那些小百姓，不知听了什么人的唆使，几乎要闹出事的。”章中丞道：“小百姓闹的什么？你怎么样平静他们的呢？”富太守道：“小百姓闹的也为着这个秋瑾呢。后来卑职想了一个计策，出了一张安民的告示，他们见了才平静了。”章中丞道：“你这张告示怎么样出的呢？”富太守听了，便把那告示上的意思，一一的告诉了。章中丞点点头道：“哦，你去罢。”富太守便打了一个千，出了衙门，一径回绍兴不提。

这里章中丞听了富太守安民的告示，他便想着了一条计策出来。你道他想的是什么妙计呢？原来他一想，富太守既用这个法儿安了民，难道我就不可用这个法儿去塞住学界人的口的么？于是他也不去别想法儿了，就照富太守这个撒谎的法儿，命几个摺奏师爷，打伙儿合拟了一个奏稿。他自己看了一遍，又将几处马脚削去了，然后一面电奏到京里头去，一面发往各报馆登载起来。他的心里，以为这么的一做，学界里头是再没有话说了。

不料他的奏稿寄到了各处报馆里头，报馆里那些主笔先生，竟也替他逐段逐段的注了脚，然后才把他登载出来。学界里头的一见，更加气他不过了，竟有人打电到学部里头，并都察院衙门，要他们代奏到皇上那边去了。章中丞这一急，非同小可，直急得饭也不吃，汤也不饮，几乎要急死呢。幸亏他里头京里有些照顾，才替章中丞想了一个善全的法儿，在皇上面前撒了个不知什么谎，才把个章中丞并富太守调到别省里去了。后来别省里的绅士，晓得他们是被人赶出来的，也约齐了上下社会的人，打伙儿抵住他，不许他来。他见了这个光景，也没法儿想了，便上了一本告老的章奏。皇上也没有知道他是为着什么，便准了他的告老。如今章中丞的名字，政界里头就没有看见了。那个富太守，更没有了影踪呢。一言交代。

且说越女士那里，一日来了一位广东旅沪女学生，姓梁名叫爱菊，他和秋女士也是一挽知交。他虽籍隶广东，却常旅寓在上海的。这日他听见了秋女士被害的信息，便痛哭了一场，一口气奔到越女士这里，和越女士商量，要替秋女士雪这冤气。越女士见他一片热心，着实可敬得很，便对他说道：“妹妹，你要替竞雄妹妹伸雪冤仇，也是你的一片热肠。但只是各处学界里头，已被我运动了报界，把他们热心煽发出来了，如今他们正在和浙江省里的那些官儿诘问呢。我和你也不必去费这番唇舌了。现在还有一件极要紧的事体，就是竞雄妹妹的尸首，谅来定没有人肯替他收拾的。”爱菊听到这里，便点点头儿，说道：“是啊，这件事情，决计没有人敢出来收拾的。姊姊，你真想得到。但是如今该怎么的办法？姊姊你有了主意了么？”越女士道：“若说这件事体，别人是决计不敢办的。只是我和我竞雄妹妹，总算是结交过几年，所以我万不能推辞，必要冒死去替他办一办。”爱菊道：“姊姊，你这样热心任侠，连个嫌疑都不去顾惜，使我钦佩得什么似呢。愚妹不才，然和竞雄姊姊，也有一个朋友的义字在这里。姊姊，你若为了这事，有用得着愚妹的地方，我也是万死不辞的！”越女士听了，连忙立起身来，拉着爱菊的手说道：“足见妹妹高义，可钦可敬！”爱菊也立了起来说道：“姊姊，怎么你今日这样客气起来！我们不过各尽朋友的义气罢了，有什么钦敬的所在。”越女士道：“咳，妹妹，你那里晓得，我中国四万万万人，若人人有了这个心，也不至弄出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来了。我今日的敬你，也为着像你这样的人，现在难觅呢！”爱菊道：“姊姊你益发过奖了。我们如今且不要讲究这些空文，只是竞雄姊姊这件事体，到底怎么样的办才好？大家想定了，好去干事。”说着，让越女士坐下，自己也坐了。听越女士说道：“妹妹，你既这样热心，我明日正想动身到绍兴去，就和你一同去罢。我们两个人，也有了商量了。”爱菊听了，便欣然应允。于是二人又商量了一回，爱菊即行告辞回寓。

到了明日，越女士尚未起身，爱菊已经来了。越女士也便起来，梳洗已毕，用了些点心，即行搭轮动身。不消几日，到了绍兴。恰好绍兴的一班留学生，都因暑假回来，听见了这个风声，共抱不平。便激动了男女两学界的人，也在那里开会演说，发传单，打电报，弄得六乱如麻个辰光。越女士等一到，先一一的和他们接洽过了，并说了来意。这日便在绍兴城里，借某某学堂，开了一个追悼大会。男女两学界的人，齐临会场，约有一千多人。越女士登台演说了一番，大旨谓死的已没有复生的道理，如今既能得天下的人都明白了他的冤枉，万口同声，齐为呼冤，是死的在九泉之下，也可以瞑目的了。所尚缺乏的，不过这个尸首尚没有替他安置，所以我这番来到这里，就想替他办这个善后

的事宜呢。谅众位义高任侠，定表同情的罢。说罢，台下掌声如雷，意思是都表同情的。越女士下台后，爱菊也登台演说，更说得痛哭流涕，极表真挚。满屋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泪流满面。爱菊下台后，又有几人上台演说过了。然后奏乐唱歌，诸事已毕，始行散去。暂不细表。

越女士等，自从到了绍兴，住过几日，把秋女士尸首重新棺殓停放，并开会等事，俱已舒齐。又到秋女士家中，看望了女士的子女一次。见女士的兄嫂，都是个懦弱的人。此次女士受冤，他兄嫂并非不知，实因懦弱怕事所致。裕章夫妇见越女士等这样的义气深重，也是感激得了不得，并说了好些对不住他妹子的话。越女士倒反安慰了他们一番，并劝他：“好好扶持你外甥甥女，长大成人之后，你们也可以对得住竞雄妹妹于九泉了。”裕章夫妇听了，一齐答应下来。越女士见他们确是真心，并无假意，也放下了这条心。便别了裕章夫妇，一径到杭州西湖里来。

你道越女士为什么来到这里呢？原来他把诸事办妥以后，便和爱菊商量，替秋女士卜起坟地来。须要拣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，筑起坟来，也要筑得精致雅观，方配得秋女士在生的性质，并借此也可以使人易来瞻仰。他二人商量了一回，便想起这个西湖来了。西湖是中国的名胜，人人都知道的，吾也不去细表。且说越女士同爱菊二人，到了这里，便在一座尼姑庵里暂行住下。

这只庵内，只有一个中年师太，法名禅隐。这禅隐师太，少年时节也是一位名宦千金，只因他看破世情，脱离尘网的早，所以他自从十八岁上就除了荤。后来他的父母要替他择婿，他又始终坚持不肯，说什么女子不幸生在这个世界上，要终身受着男人的压制，一些也不得自由。我决不会受那些苦恼，情愿终身不嫁夫婿，倒也得个自由的福。他的父母见他这般光景，便要用强硬手段起来。他才暗暗的逃到这里，削发为尼，安安逸逸的过日子了。他今日见了越女士、爱菊二人，彼此问起家常，倒也情投意合，便留二人住下。三个人谈谈说说，更觉得亲密异常。禅隐师太问起了秋女士的事情，也替秋女士叹息了一回。越女士又问起他这里有好做坟地的空地没有，禅隐师太听了，便道：“我这里有一块空地，但只不知可以作坟不可呢。”二人听了，便道：“师太，你既有空地在这里，明日可带了我们去看看，使得么？”禅隐道：“二位施主既要去，就去看看，有什么使不得的。”说着，天已晚了，各自安寝不提。

次日，越女士和爱菊、禅隐，用过早膳，便一同出门。走到那块空地上一看，只见这块地前临湖水，后靠高山，四围林木葱茏，当前只留三丈余一条出路。二人看了，齐声赞道：“好地好地！但不知老师太肯让不肯让？”禅隐听了，说道：“二位施主说的是什么话！二位施主既为着秋施主，这样劳心

劳力的替他办理善后的事宜，难道贫尼连这点子小事，就不能相让了么！这块地既经二位施主看中，贫尼就把这块地送给了秋施主，也算我表一个敬慕秋施主的意思。”越女士听了，连忙说道：“老师太，你如肯让，已感你的情不少。若说送字，是断断乎不敢当的。”禅隐道：“二位施主，不是贫尼固执，若要买我这块地，虽有几万银子，我亦不买的。这是我自己的情愿送与秋施主的，又不是二位施主来骗我的，有什么敢当不敢当呢！”爱菊道：“老师太，不是这样说的。只因你们是出家人，那里有要你们出家人白送一块地的道理么！”禅隐笑道：“二位施主不要这样说，出家人难道不和在家人一样的么？我不过敬慕那个秋施主是个极爱同胞的人，如今又被人陷害得不明不白的死了，我才肯把这块地送给他的呢。二位施主替他出力出钱，我送他一块地，同是一样的一个义气，请二位施主想想，有两样的么？”越女士见他也是一片热心，倒不可过于却他的，若然过于却了他，他反要疑我们看轻他的呢。想罢，便开口说道：“老师太，这不是我们的不依你，不过为着无缘无故的白受了你一块地，使我们过意不去罢了。如今既承你一片好心，定要送给秋女士，我们也不敢过于却你，只是心里头怎么过意得去呢！”禅隐见他们允了，心里就喜欢起来，说道：“二位施主，这是不妨的。二位施主也是为秋施主，我也是为秋施主，各人为着秋施主，有什么过意不去呢！”爱菊道：“老师太，你真真是个爽快人。怎么空门当中，倒有这么一个仗义疏财的人呢？可惜你入了空门，若在社会里头，岂不又是一个秋女士么！”越女士道：“他的法号叫禅隐，也是特别的。”禅隐道：“二位施主过奖了，叫贫尼怎么受得起呢。”三人说说笑笑，又到各处游玩了一遍，才回到庵里，过了一宿。

次日，越女士同爱菊二人，立刻到杭州来唤了石匠，又请了一个阴阳先生，回到西湖里。在那块空地上，请阴阳先生看了一看，定了方向，然后破土动工。越女士和爱菊、禅隐三人，日日一早起来，到空地上指分一切。不消半月工夫，把个坟已筑得端端正正的了。当中砌了石坑，四围筑了石栏杆。门前竖起一块石碑，碑上镌着“鉴湖女侠秋瑾之墓”八个大字。后面镌着一篇传文。墓门的两旁石柱上，镌着“竞择天演，雄冠地球”一付四字对联，而下款却写着“富禄拜题”四字。传说这付对，还是富太守和秋女士要好的时候送他的。如今特把他这付对做在上头，恰与岳王坟上一段佳景，遥遥相对。从此岳王坟上的特色，只怕不能载入无双谱了。其余的点缀，都是原有的，也不细表。

这日坟上的事，俱已完备，越女士才同了爱菊，到绍兴和男女学界的人说了。即行择日，送秋女士柩到坟上安葬。男女两学界约有数百余人，一齐送到

坟上。安葬已毕，学界中人，又奏军乐，唱追悼歌，宣读祭文，一时热闹异常。越女士祭秋女士文曰：

呜呼！君之死，天下冤之，莫不切齿痛心于官吏之残暴也。吾意大厦将倾，摧楹折栋者，又缤然交错于其间，非一人之所能支者明矣。尼父以至圣之才，怀济世之志，尚不能挽衰周风靡执削之运。今时已过矣，澜已倒矣，君固英杰，奈之何哉！设不幸微斯阴霾惨酷之冤，恐数载后同是奴隶耳。生人之类，修名讳恶久矣。浙帅甘冒不韪，完君志节，成其千秋不朽之名，虽曰害之，其实爱之，此仁人之用心也。反常移性者欲也，触情纵欲者禽兽也，以浙帅之贤，岂嗜欲之流，禽兽之类欤？意者抑君祷祀以求之哉！

其余祭文挽联甚多，不及细表。

再说那官场里头，虽被那些学界盘诘到一个没有回答的地位，终究守着一不做二不休的主意，咬定秋女士是个党魁祸首。此刻听见越女士等，替他在西湖岸上筑了一个极荣耀、极壮丽的坟墓，他们心里那里下得下这口气呢？镇日价处心积虑，要把这个坟削为平地，决不使他立在西湖岸上，与岳王坟并传千古。这时候风潮正盛，他们虽多是狼的心、狗的肺，然也怕着那班学界，故此只得忍气吞声，闭着眼睛，装聋作哑的，尽着越女士等干去。过了年余，风潮也平了，人心也渐渐的冷了，他们见这光景，就想下手了。便费了几万银子，运动了一个御史。

那个御史，姓宁，名辉，自从得了这注银子，便想个法儿，递上一本。说什么秋瑾到底是个身受显戮的人，不该在西湖岸上筑坟竖碑，像像样样的，竟与岳王坟配美起来。这不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头一件越礼犯规的事么！将来传了出去，岂不要把天下的人笑死呢！应该饬浙江抚台，把他削平了，才是道理。当时幸亏报界的信息也灵，学界的人心还热，知道了这件事体，便一面递禀浙抚，一面打电进京，要请政府里头的大老维持。那些官儿闻了学界二字，是要头疼的。此刻听见学界里头的人，又来替秋女士出头了，便连忙敛声息气，把这件事消灭过去，把这口气也仍旧咽在肚子里头，从此没事了。这些都是后话，一言表过不提。

如今且说越女士等，把秋女士的善后事宜一一的安排妥当，更有禅隐师太就近照顾，越女士甚觉放心。便别了禅隐，辞过众人，同着爱菊女士一径回到上海。爱菊和越女士在路分手，自回寓所。越女士也即回到万绿草堂不提。

停了几日，越女士正独自一人，在那水阁里头，呆呆的不知想些什么。忽听得竹桥声响，连忙抬头往外看去，只见一个送报的，手拿报纸，踏着竹桥，顷刻间已走了过来。朝里望了一望，问道：“里面有人么？”越女士在里头应了一声，他便褰帘入内，拣了两分报纸，放在台上。越女士一手接了过来

，翻开一看，见上面印着秋女士墓的一幅图形。他便低了头，只管细细的看去。看了一会，把头点点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我那竞雄妹妹，虽然受了这个委屈，还喜得天下的人共明白了他的冤枉，同为不平。可见得公理自在人心，九泉有灵，也可以无憾的了。就是我替他办了这件事，如今报馆里头，也把这个情节登载出来，供天下的人赏阅，我的心也得大白于天下人了。便是九泉良友，我也算对得住他的了。”越女士想到这里，自觉心无挂碍，也不言语了。那个送报的人，早已跑出万绿草堂去了。我这部《六月霜》的小说也从此完了。

读秋女士七言律诗即用原韵以寄慨

松阳迂叟

胸怀豪侠亘沧溟，插脚红尘眼孰青。
四顾已无干净土，一朝那得扫犁庭。
尸居余气犹贪禄，血洒沾衣不厌腥。
海国称雄三岛是，中原回首叹凋零。
回忆当年字写秋，墨痕应共泪痕流。
睡狮未醒终宵梦，饿虎争尝异味羞。
报主无期悲浩劫，杀身何补恨仇雠。
冤沉海底殊难洗，多少英奇一网收。

【完】